

四書圖考

利

□ 12
3327
3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7

門口 12
號 3327
卷 3

昭和十八年
七月二十二日
購求

四書音樂圖考序

聲音之道殘缺難言黃帝以下至三代各有當代之樂周衰禮壞其樂元微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雅樂聲律世有樂官頗能識其鏗鏘鼓舞而亦不能言其義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承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合爲一篇者入禮記雖有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寶卒貴師乙魏文侯等條亦祇隨摘其辭而無端委可考其餘十二篇未入禮記而成帝時所獻二十四卷記無所錄故精微之義不易知顧其義難知其數可陳是編自律呂鐘鼓以及鼗磬琴瑟笙羽旄之屬悉遵義疏圖說而附以考證長短厚薄繪其形陰陽剛柔紀其性高下清濁審其聲淫溺傲僻分其類舞行遠近量其綴器數既得樂可知矣自識

目錄

宣州太平縣杜炳雲嚴氏學

男梓材校

樂總畧

小成大成

五聲八音

五音相生

變宮變徵附

六律

律呂相生

律歷相通

舞佾

羽

旄

鐘

鐃

編鐘

追蠡

磬

編磬

金聲玉振始終條理

鼓

鼗

琴

瑟

管

簫

笙

竽附

篪附

簫附

木鐸

止祝敔籥壎拊臚應雅附

雍徹

關雎之亂

雅頌各得其所

樂總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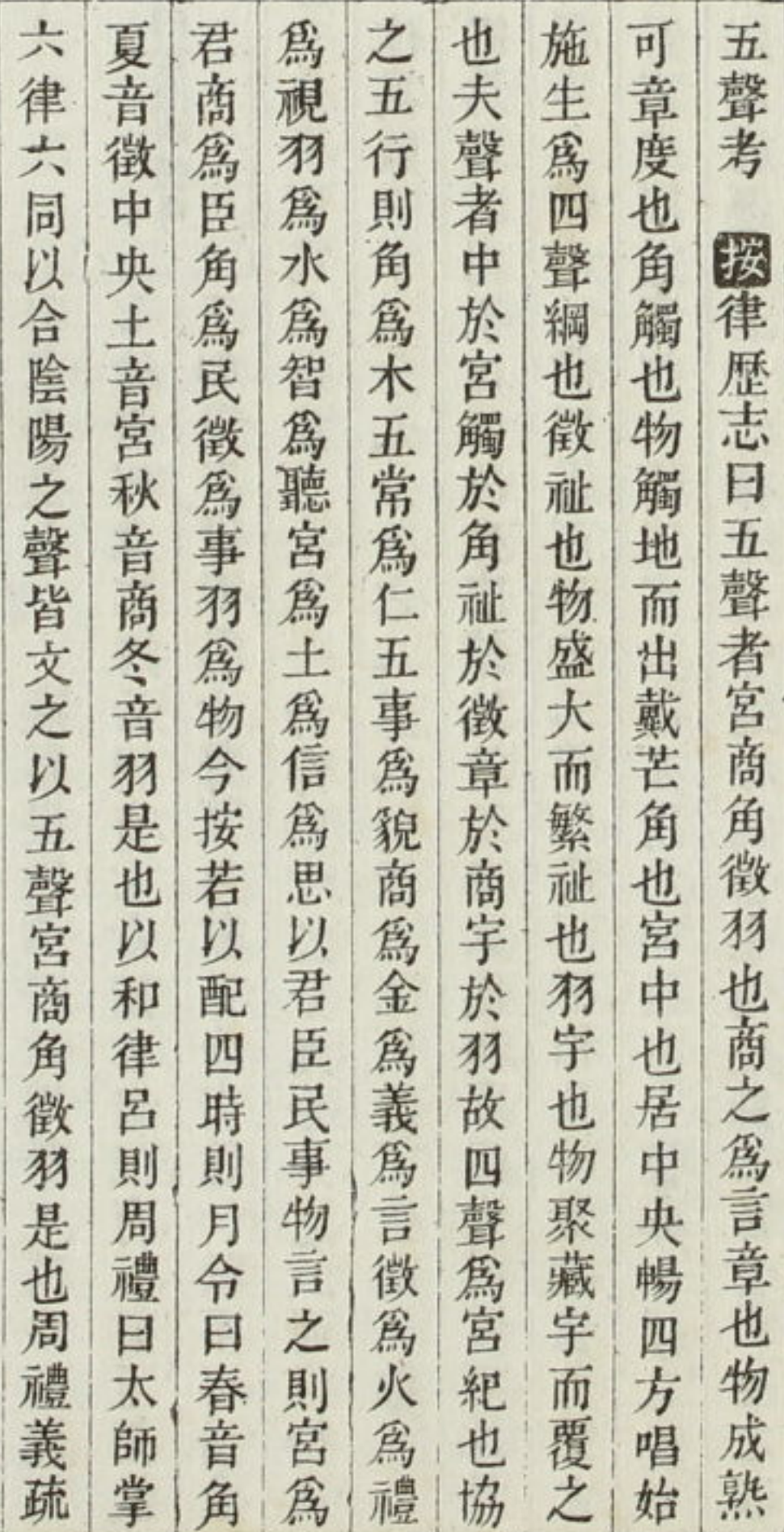
四書圖考

音樂

序目錄總畧

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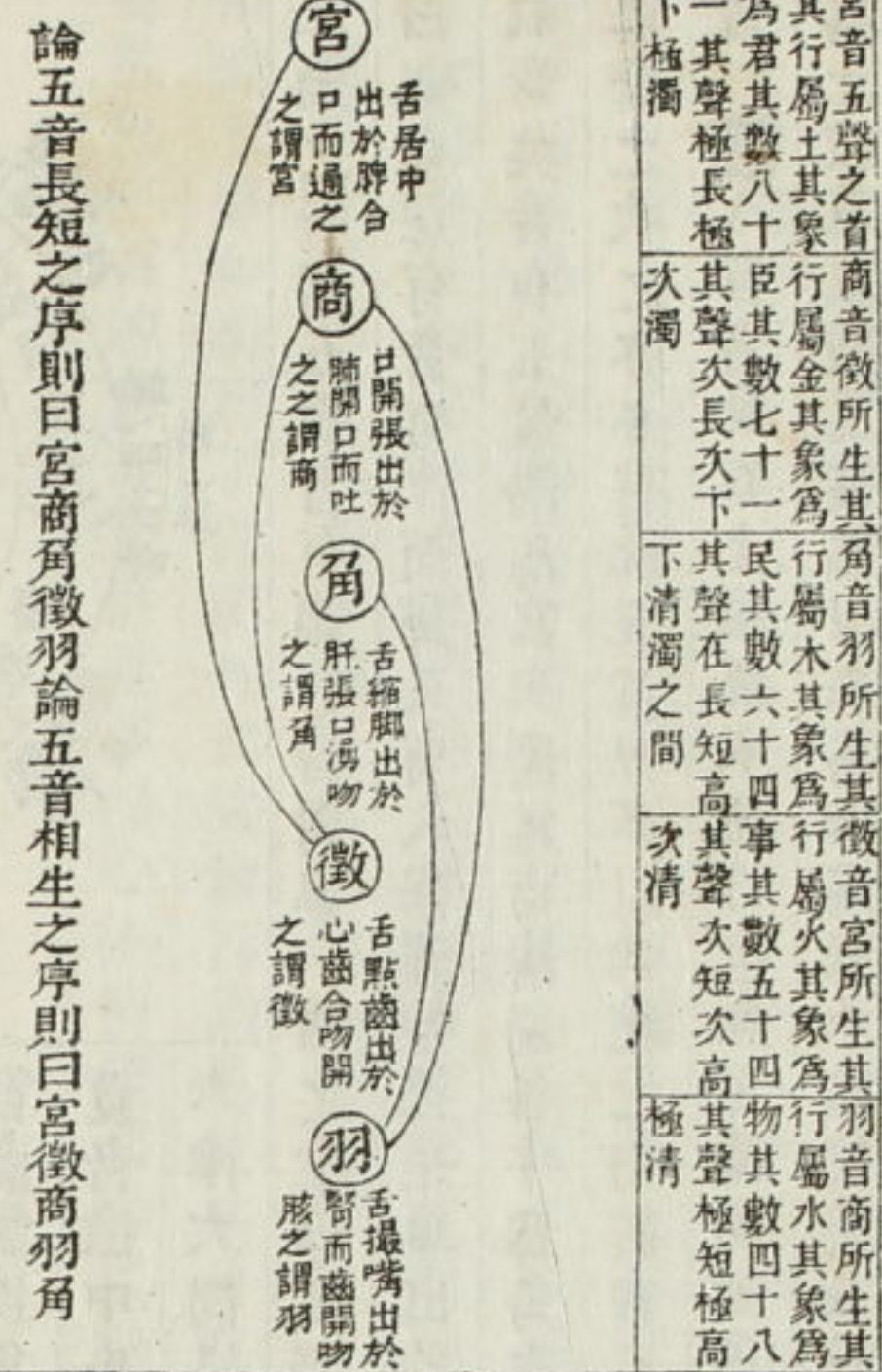
小成大成考 樂有始有終爲一成始乎此終乎此則謂之小成而不謂之大成分言乎一奏之始終如燕饗鄉射之樂不過祝以起敵以止升歌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自爲起訖而已若奏之郊壇宗廟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元格九變而人鬼享此集大成也始不遽始必以金聲之由是衆音鉤然以鳴堂上依永堂下克諧而其中翕純皦釋之條理無不由之而發揚震動以始矣終不遽終必以玉振之由是衆樂詘然以止五色成文八風從律而其中始作從之以成之條理無不由之而收斂嚴肅以終矣



八音 **按** 八音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也金爲鑪爲罇爲編鐘爲鐸爲錫爲鐃爲鎗爲鉦爲鈸爲球爲編磬土爲埴爲瓦爲土鼓草爲鼓爲鼗爲拊絲爲琴爲瑟木爲祝爲歌匏爲笙爲箎竹爲管爲簫爲篳爲篥爲簾爲應爲雅以八音之序言之李氏光地曰金石爲先金聲玉振樂之綱也其次琴瑟以叶升歌諸人聲者也其次匏竹土貴人氣也又其次乃草木以爲諸音之節此八音貴賤之等也又按周官太師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此以成於天地者爲貴故先以金石土成於動物者次之故繼以絲草成於植物者次之故繼以木匏竹也以八音之直八卦遂入風言之陳氏祥道曰主胡易者坎也故其音革而風廣莫爲果蓏者艮也故其音匏而風融震爲竹故其音竹而風明庶巽爲木故其音木而風清明兌爲金故其音金而風闐闐乾爲玉故其音石而風不周瓦土器也故坤音瓦而

風涼蠶火精也故離音絲而風景以八音之方言之陳氏曰金石則土類也西凝之方也故三者在西匏竹則木類也東生之方也故三者在東絲成於夏故在南草成於冬故在北以君子聽八音而合成已志言之樂記曰鐘聲鏗鏘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石聲磬磬以立辨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鼓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蓋竹聲濫石聲清濫則立會以阜財清則立辨以死節絲聲哀哀則立廉以制行謹則立動以致功鐘聲不謹不哀不濁不濫鏗鏘以立號足以肅眾橫而不屈足以立武此所以聽之有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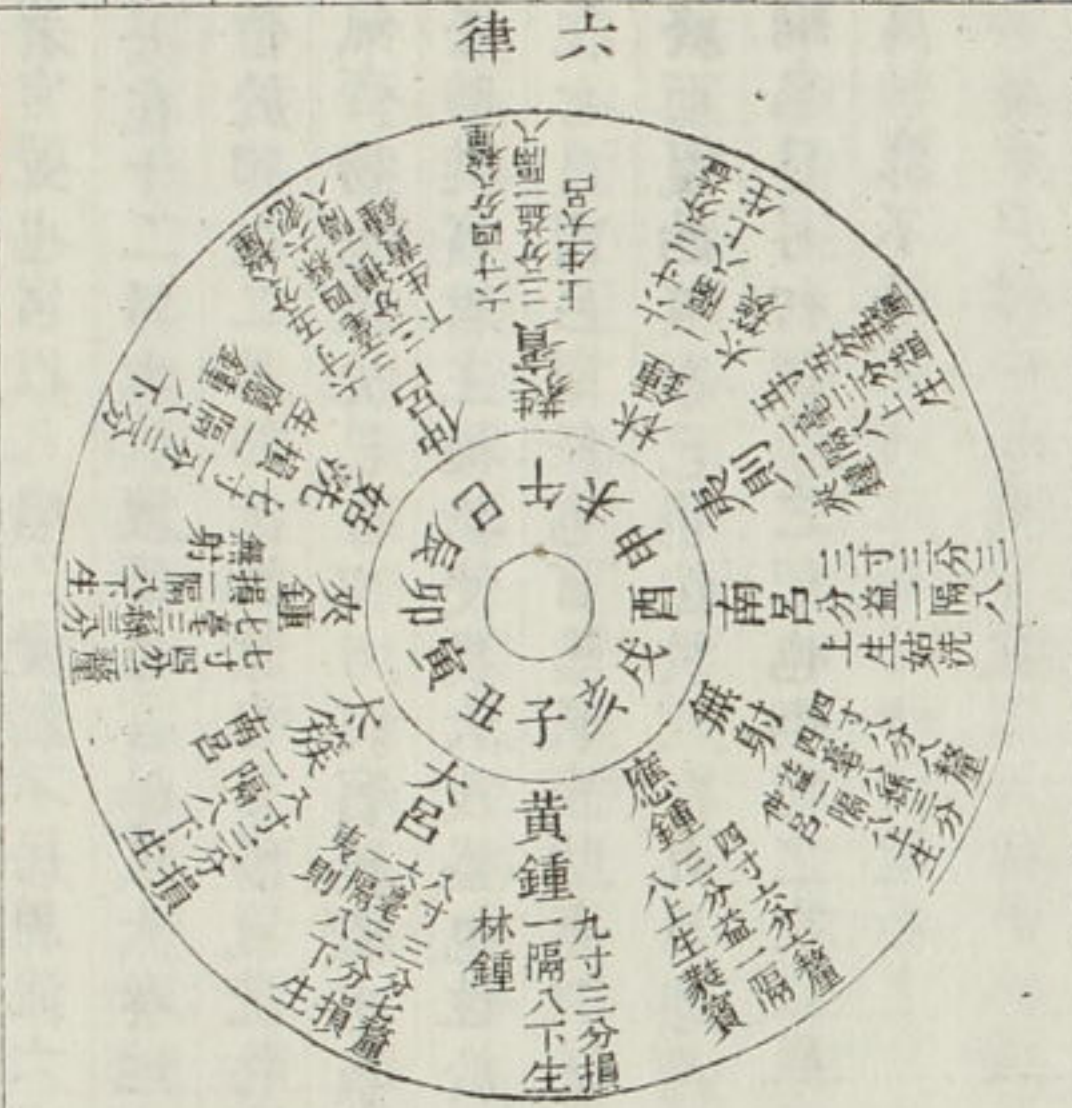
五音相生



論五音長短之序則曰宮商角徵羽論五音相生之序則曰宮徵商羽角

故五音至此而窮若欲生之則須更以所餘一分析而為九損其三分之一仍得四十二分九分分之六而後得成變宮之數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其數五十六分九分分之八以為變徵自此又當下生則又餘二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至是而繆焉又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為繆按五音之中角與徵羽與宮皆相去二律去一律則近而和去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變徵在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亦謂之繆變宮在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比宮少高亦謂之和雖有五聲非和繆二變不能調此所以濟五音之不及也又旋相為宮之法禮運云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傳疑錄云宮者君主之義

十二管更迭為主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得之黃鐘為第一宮林鐘二太簇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鐘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如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以此類推若林鐘為宮南呂為商應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蕤賓為變宮大呂為變徵太簇為宮則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鍾為羽大呂為變宮夾鐘為變徵姑洗為宮則蕤賓為商夷則為角應鍾為羽仲呂為變宮黃鐘為變徵大呂為宮則夾鐘為商仲呂為角夷則為徵無射為羽林鐘為變宮太簇為變徵夾鐘為宮則仲呂為商林鐘為角無射為徵黃鐘為羽太簇為變宮南呂為變徵無射為宮則黃鐘為商太簇為角仲呂為徵林鐘為羽南呂為變宮姑洗為變徵仲呂為宮則林鐘為商南呂為角黃鐘為徵太簇為羽姑洗為變宮應鍾為變徵蕤賓疏云



六律 前漢律歷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溪之谷以生而空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為六以比合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上下故曰黃鐘律呂之本十管皆生於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鍾也天之中數五五為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為律律有形色色尚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孽萌萬物為六氣元也

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簇簇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闔種也位於亥在十月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網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主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禮月令曰孟春之月律中太簇仲春之月律中夾鐘季春之月律中姑洗孟夏之月律中仲呂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季夏之月律中林鐘中央土律中黃鐘之宮孟秋之月律中夷則仲秋之月律中南呂季秋之月律中無射孟冬之月律中應鐘仲冬之月律中黃鐘季冬之月律中大呂周語曰律所以立均鐘出度鐘之大清濁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道也續漢志曰律率也聲之管也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傳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鐘以主十二月之聲鐘難分別乃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長短爲制趙氏曰陽爲六律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陰爲六呂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言之陰陽皆稱律故謂之十二律春官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周語曰景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錯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元閒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三閒仲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六閒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

律呂相生考 禮記義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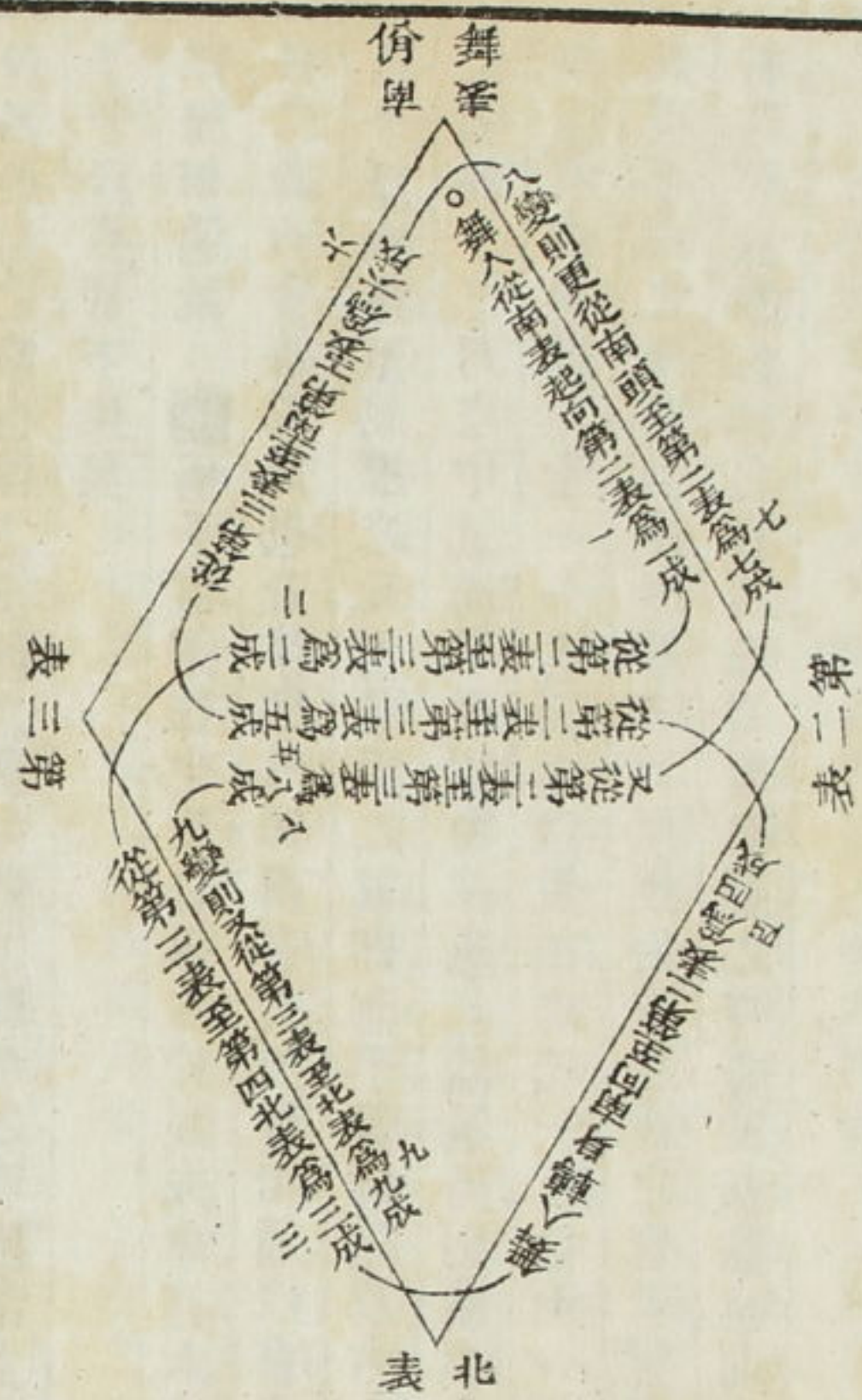
御案禮記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

之聲子月建黃鐘而辰在星紀丑月建大呂而辰在元枵寅月建太簇而辰在艸萌亥月建應鐘而辰在析木辰月建姑洗而辰在大梁酉月建南呂而辰在壽星午月建蕤賓而辰在鶉首未月建林鐘而辰在鶉火申月建夷則而辰在鶉尾巳月建仲呂而辰在實沈戌月建無射而辰在大火卯月建夾鐘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實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鐘初九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仲呂之上六六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凡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十二律惟黃鐘九寸林鐘六寸太簇八寸皆全寸而無餘分此三統之道也陳氏祥道曰黃鐘至太簇陽之陽也林鐘至應鐘陰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則陰之陽也大呂至仲呂則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然則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矣

律歷相通說

楊子雲謂聲生於日律生於辰夫律有六律五聲而究於六十調歷亦有六甲五子而究於六十

日二者若合符節何也蓋律與歷雖兩事而理實相通以言乎律則黃鐘爲律之元而黃鐘之管必配乎十一月以言乎歷則冬至爲歷之元而冬至之氣即應乎黃鐘是以古人有推歷生律之法月令十二月之律各有所中以十二管候十二月之中氣陽氣至則陽律應之陰氣至則陰律應之所謂推歷生律者此也又有以律起歷之法洛下閎運算以黃鐘八十一分爲統母以長相終凡一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積而至於爲終長會爲統爲元莫不由之所謂以律起歷者此也推而言之律之有子聲變聲猶歷之有差法閏法也律之有空積忽微猶歷之有奇零餘絜也律之有宮商清濁猶歷之有躔度疾徐也此皆天地自然之理也



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其餘大濩已上雖無滅商之事但舞人須有限約亦應立四表以與舞人為曲別也疏云大濩已上亦應立四表則部舞可知

佾考 左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白虎通禮樂篇曰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為行諸公六六為行諸侯四四為行何休亦曰天子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集註前一說主此沈約宋書樂志曰何休云左傳佾舞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為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者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八為例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以為三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服虔註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甚允集註或曰指此○左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林堯叟註云季氏舞八佾恐即指此事論語類考云舞季氏之庭或羽舞考仲子之宮問羽數是知祭廟以羽

羽



羽考 聶氏崇義曰羽舞舞師注曰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帔陳宛邱詩曰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值者持也鷺羽即鷺翻謂舞者所持以指麾又蔽翳其身也又舞師掌教羽舞師而舞四方之祭祀注四方祭謂四望

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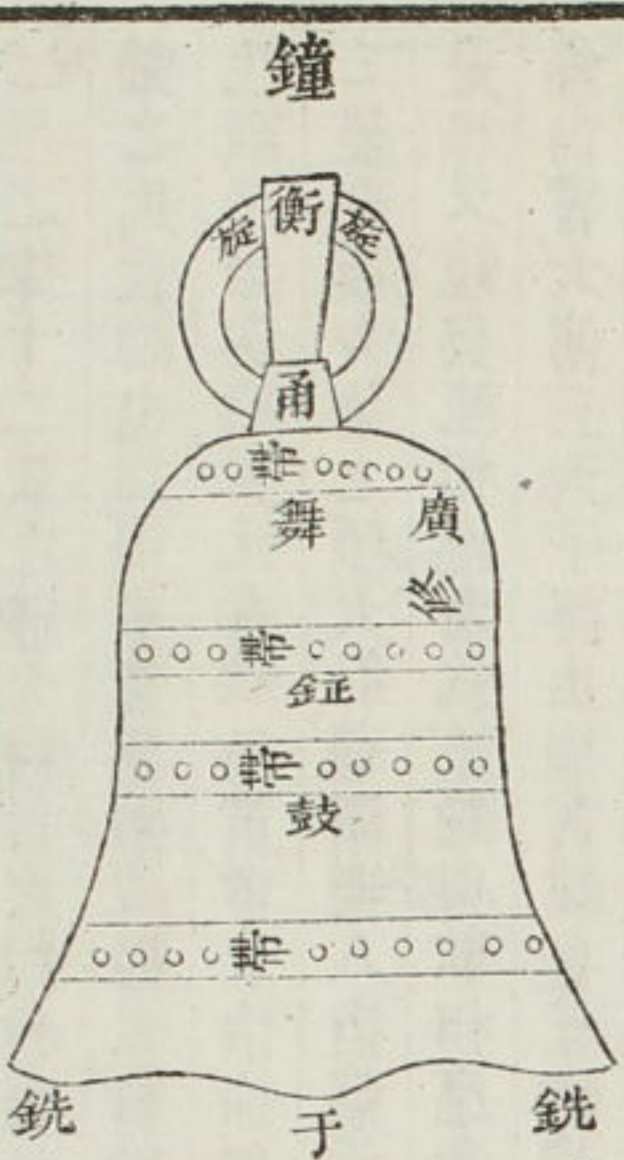


旄考 周官義疏 御案陳氏祥道曰鼓人曰凡

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舞師掌教兵舞帔舞羽舞皇舞樂師掌教小舞有旄舞人舞帔舞裂五采繪為之羽舞析衆羽為之皇舞以皇羽為之旄舞以雉牛尾為之采繪之飾盛於衆羽衆羽之飾盛於皇羽皇羽盛

於旄干則執之而無飾人則手舞之而無執樂師先之以帔舞羽舞次之以皇舞旄舞而後之以干舞人舞以飾之隆殺為序故也鄭司農云辟雍以旄然旄人掌教夷樂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而納夷蠻之樂於太廟則宗廟亦以旄也

鐘



鐘考 儀禮義疏 御案考工記曰鳧氏為鐘兩樂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攤謂之隧蓋先也于也鉦也鼓也舞也鐘之體也甬與衡鐘之柄也國語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樂器待律然後制而律度又待鐘然後生故有十二辰之鐘以應十

二月之律十二辰之鐘大鐘也大鐘特縣詩書爾雅所謂鐘是也非十二辰之鐘則為編鐘十六枚
鐘之為言動也陰用事萬物動成釋名曰鐘之為言空也內空則受氣多而聲大山海經曰炎帝神農氏之孫伯陵
生鼓延始為鐘呂氏春秋曰黃帝令伶倫與榮後鑄十二鐘和五音世本日垂作鐘則剗制者鼓延也鐘在東方謂
之笙在西方謂之頌大射禮謂樂人宿懸于阼階東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西階之西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
是也又鐘與笙相應者為笙鐘與歌相應者為頌鐘頌或謂之鑄書益稷云笙鑄以閒是也天子之庭左五鐘右五
鐘尚書大傳云天子將出撞黃鐘右五鐘皆應入撞蕤賓左五鐘皆應註謂律呂十二各一鐘天子宮縣黃鐘蕤賓
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是也至於聲視乎其制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其形高者
聲硯正者聲緩下者聲肆吹者聲散險者聲斂達者聲贏微者聲韻回者聲衍侈者聲作奔者聲鬱薄者聲甄厚者
聲石此十二病者由度數劑量之不審也

鑄鐘考 出註 儀禮

義疏 御案國

語伶州鳩曰細鈞有

鐘無鈞則其大也大

鈞有鈞無鐘甚大無

鐘鳴其細也字書鐘鑄同蓋細必和之以大大必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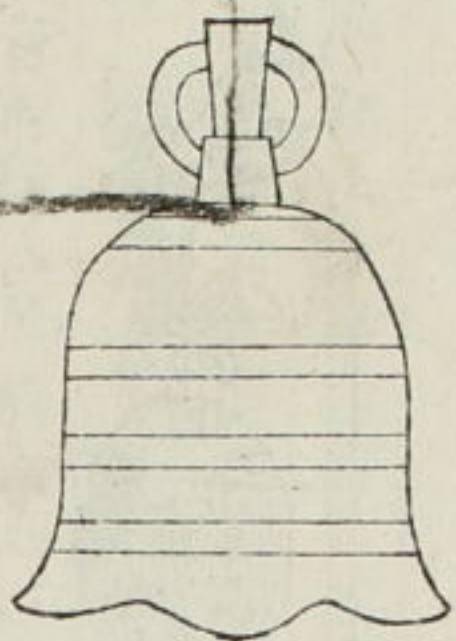
之以細則鐘乃小鐘耳韋昭釋國語杜預釋左傳皆

以鑄為小鐘獨鄭氏康成則以為如鐘而大孫炎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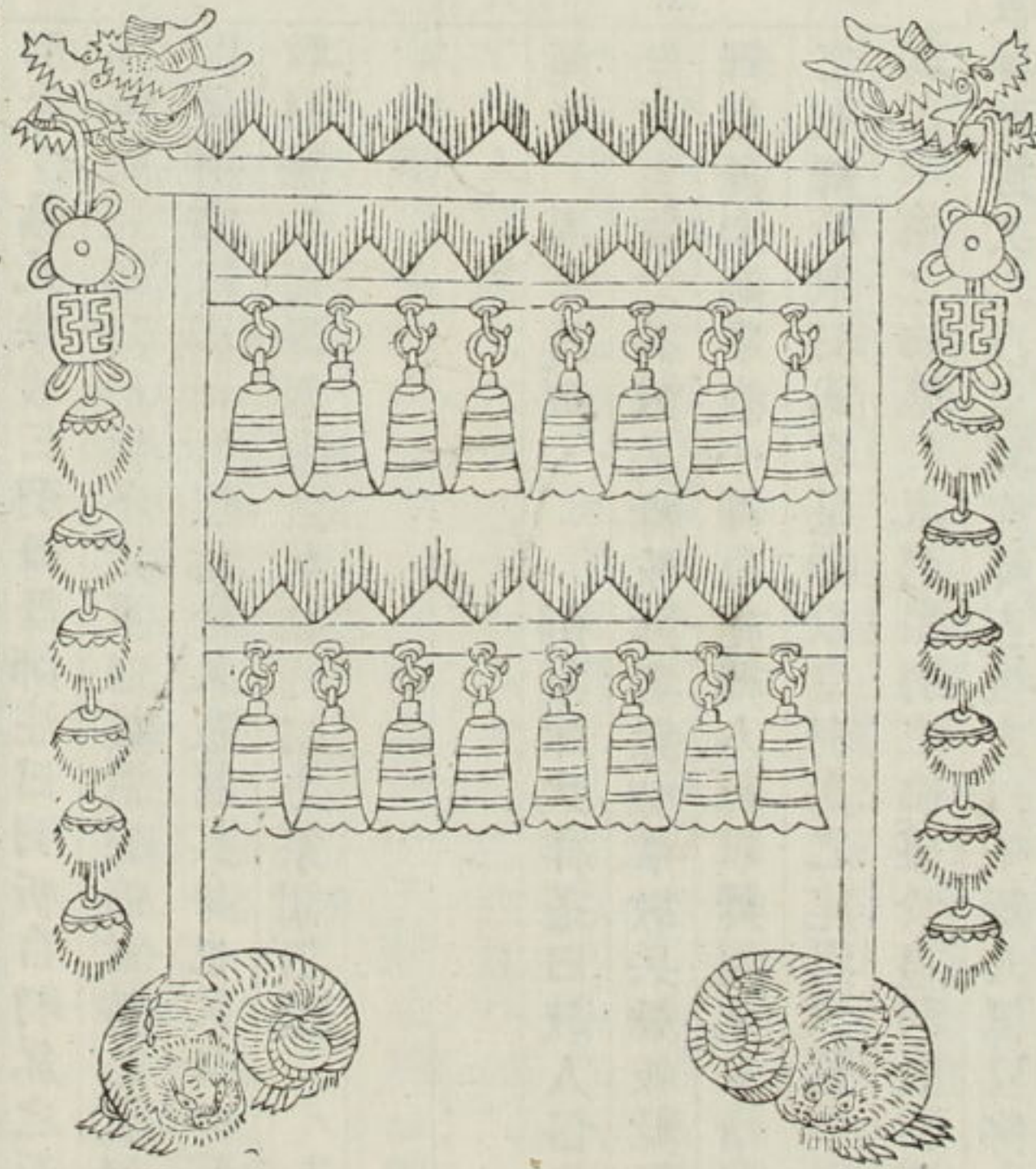
慎從之然儀禮大射樂人宿縣其南鑄字從薄爾雅

大鐘謂之鑄不謂之鑄則鑄為小鐘之說較勝

鑄



鐘編



編鐘考 周官義疏

御案國語單穆公曰先王有十二辰之鐘以應十二月之律十二辰之鐘大鐘也大鐘

特縣詩書爾雅所謂鐘是也非十二辰之鐘則為編鐘十六枚周禮所謂編鐘是也梓人職云厚唇斧口出目短耳

大胸耀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贏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

鐘宜若是者以為鐘處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鄭氏康成曰橫者曰簣飾之以鱗屬植者曰虞飾之以贏屬

追蠡考 禮書附錄曰孟子以追蠡句豐氏據考工記有鐘懸謂之旋旋蠡謂之幹又因蠡蠡附會以為鐘鈕即

謂之旋蠡本非定訓後人疑之焦竑謂當為槌擊之追高子以禹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之處推殘欲絕有如蠡蠡

之形此說近之江慎修云追即考工記所謂于上之擲謂之隨者是也以其窪深謂之隨以其槌擊謂之追擊處本

若擲槌年久則愈深如蠡蠡孟子以城門之軌轍迹深為喻正與隨義合也周柄中云竊疑追字是遂字之訛考工

記為隨以其一為之深而圓之遂與追形聲相近蠡者蚌殼遂蠡言鐘之受擊處窪深似蠡也解經忌改字因義有

難通姑識之以俟博學此說亦與江氏合

磬考 儀禮義疏

御案聶氏崇義曰舊圖引樂

經云黃鐘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

此謂特縣大磬配鑄鐘者也周禮磬氏云股為二後長

二律者也鼓為三前長三律者也又曰其博為一謂股

博一律也下云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三分其鼓

博以其一為之厚又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鄭云必

先度一矩為倨句一矩為股以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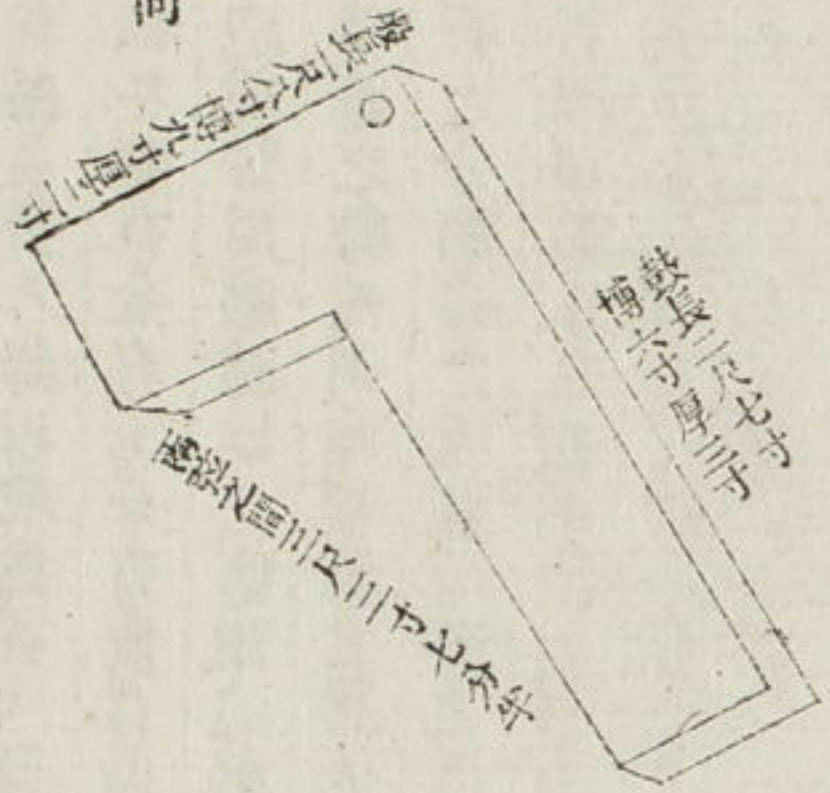
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然則黃鐘之磬股長一尺八寸

博九寸厚二寸鼓長二尺七寸博六寸厚二寸兩弦之間三尺三寸七分半又曰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

後鄭云太上聲清也太下聲濁也諸侯之大夫特縣磬天子之大夫兼有鐘及孔子在衛所擊皆謂編磬非大磬也

磬

笙磬頌磬同



鄭司農云
股磬之上
大者其
下小者
當擊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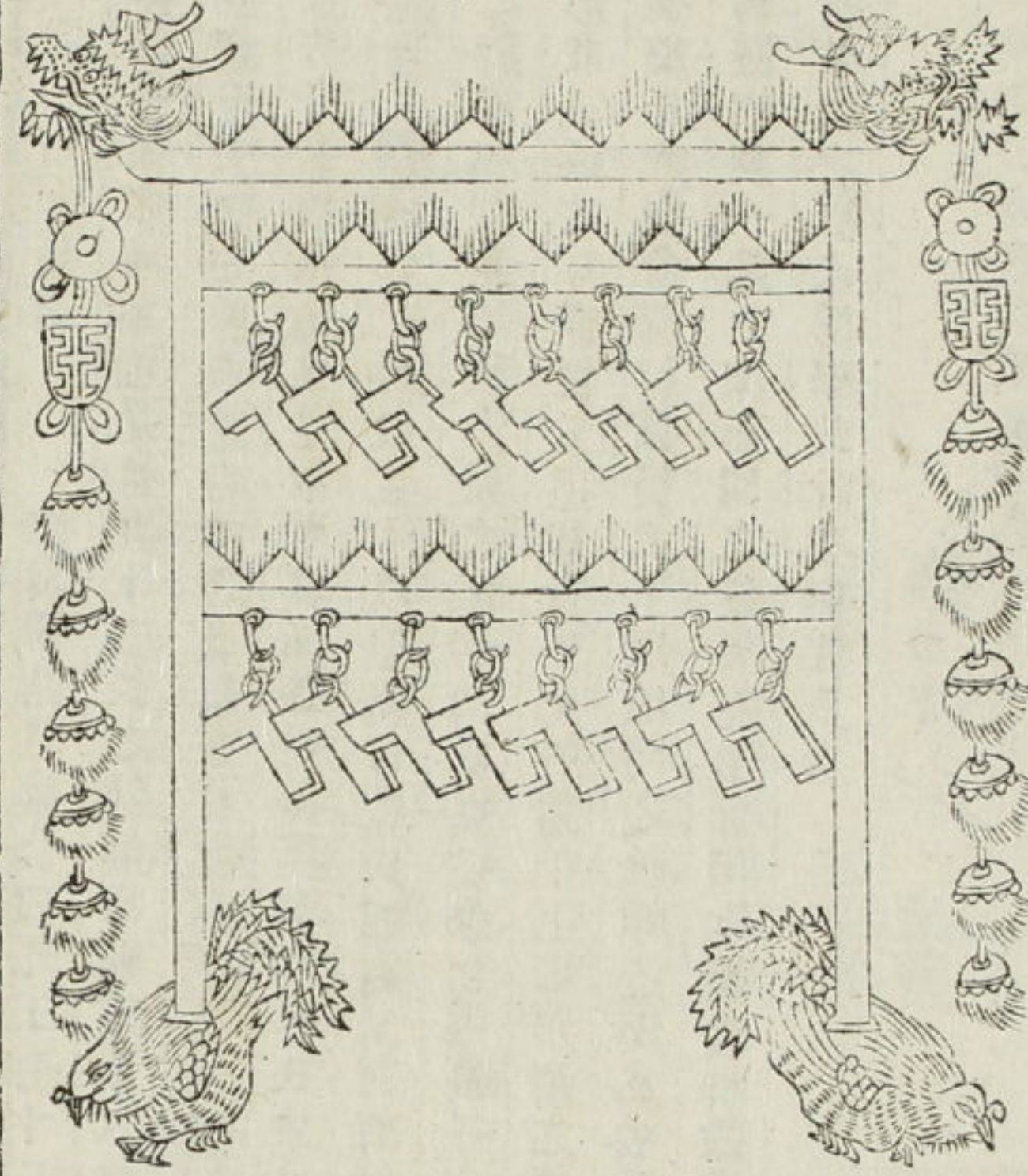
博九寸厚二寸鼓長二尺七寸博六寸厚二寸兩弦之間三尺三寸七分半又曰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

後鄭云太上聲清也太下聲濁也諸侯之大夫特縣磬天子之大夫兼有鐘及孔子在衛所擊皆謂編磬非大磬也

追蠡 磬

○磬有東西之不同在東曰笙磬笙生也言養生之始也在西曰頌磬頌或作庸庸功也功成可頌也
說文曰磬樂石也籀文作𠩺象懸虞之形受擊之也白虎通曰磬者夷則之氣象萬物之成也周禮疏曰少華之山其陰多磬鳥危之山其陽多磬八卦以乾為君八音以磬為主故磬其音角其卦乾乾位西北而天屈之所以立辨也故方有西北時有秋冬物有金有玉分有貴有賤位有上有下而親疏長幼之禮皆辨於此矣史記曰少昊制浮磬皇圖要紀曰帝嚳造鐘磬周禮疏曰史傳論造磬者多矣或謂黃帝使伶倫為之或謂堯使毋句氏為之以明堂位考之叔之離磬則特懸之磬然則非特懸之磬未必非伶倫毋句氏所造也據此叔與毋句是二人皇氏謂句叔之別名恐誤磬有玉石之分顧命之天球益稷之鳴球禹貢梁州之璆磬皆玉磬也若泗濱之浮磬則石磬也石音在清濁之間最難和石聲和則八音無不和故商頌既和且平必曰依我磬聲也

編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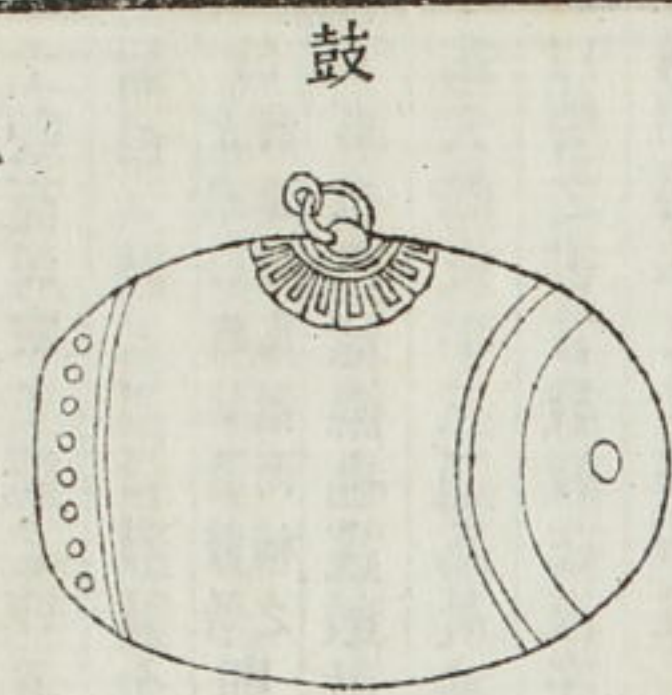


編磬考 周官義疏 御案鄭氏注曰股非所擊也短而博鼓其所擊也長而狹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康成曰股與鼓小大長短雖殊而其厚均也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則堂上有特縣磬矣小胥職云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注云鐘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簋虞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梓人云銳喙決吻數目顧頤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則於任重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虞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小首而長博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簋虞凡磬在東曰笙磬在西曰頌磬
金聲玉振始終條理考 孟子測云書曰合止祝故

是始終以木音也其次則紀綱以鼓是草音也而此云金石始終之者何也祝故以木音一奏始終之綱紀也鼓以草音一句始終之綱紀也金石之聲之振之者八音始終之綱紀也以與絲竹匏土草木同作而先後之者也五禮通考蕙田云八音之中金石為衆音之綱紀所謂金聲玉振也而黃鐘應鐘夾鐘林鐘皆以律名頌鐘笙鐘頌磬笙磬各以用別太師所謂十有二律為之度數十有二聲為之齊量也金聲玉振特懸之鐘磬也特懸者包衆樂而括始終在堂上者以節歌聲書所謂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是也在堂下者以應笙鏞書所謂笙鏞以間是也頌鐘笙鐘頌磬笙磬編懸之鐘磬也編懸者分堵肆而諸律呂后變之擊拊商頌之依聲小雅之同音孔子之擊磬是也自雅樂失傳周景制大鐘漢武稱萬石而特鐘之制索矣周禮鳧氏鑄鐘不分大小而編鐘之制亡矣春秋以玉磬止兵告羅漢武有浮金輕玉之磬而特磬之制索矣周官磬氏為磬不辨厚薄而編磬之制亡矣唐宋以來歷代史籍所謂定樂制器者亦未考求制作之精蓋千百年來一大疑案也惟律呂正義一書能考定黃鐘真度以為律呂之本制鐘準以輕重厚薄之實體中空容積之度分而不分大小形容之別異摩磬則一本磬氏之尺度而知石音不分於長短而分於厚薄準以黃鐘之律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定諸磬之度分于是十二律呂清濁二鈞七聲之準靡不諧合八音之紀綱于是乎立而始終之條理可考而求矣

鼓考 周官義疏

御案考工鞀人為皋陶其長六尺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



尺厚三寸穹三之一上三正者註以為晉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圓加三之一者註以為鼗鼓長等有四尺鼓四尺偃句磬折者註以為皋鼓夫曰穹三之一則中廣而旁窄也曰上三正據註穹上一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則與皋陶鼓之參差不正者異也鼗鼓無文其承上三正言之可知餘應應朔鼗及雷鼓靈鼓路鼓提鼓鼗鼓縣鼓足鼓楹鼓之屬雖或飾有不同其鼓制則一惟雷靈路三鼓鄭注有八面六面四面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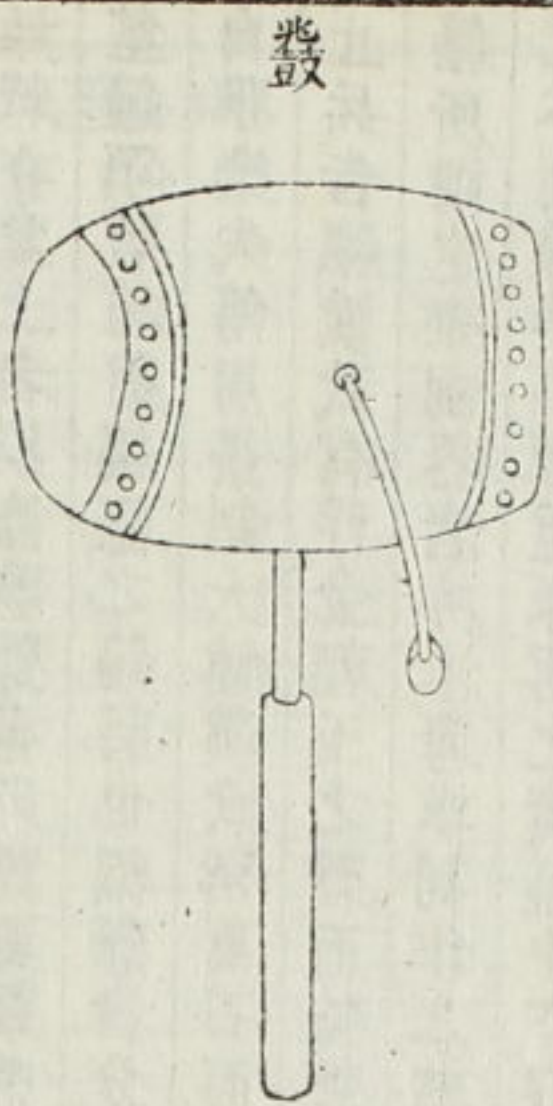
說文曰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徐鍇

日郭者覆冒之意世本日夷作鼓蓋起於伊耆氏陳氏祥道曰鼓其聲象雷其大象天其於樂象君周禮篇章春秋

擊土鼓吹豳詩以迎暑迎寒祈年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祭蜡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蓋樂之作本於籥始於土鼓而周家王業之興本於豳逆暑迎寒祈年皆本始民事蜡息老物則復本反始而已故所擊者土鼓所吹者豳籥也。鼓人以晉鼓鼓金奏鍾人掌金奏之鼓此所謂周人懸鼓也然司馬春振旅軍將執晉鼓吳與越戰載常建鼓韋昭曰將執晉鼓晉則晉鼓建之於軍猶路鼓建之於寢非此則不建矣。鼙天聲也鼙鼓鼓神祀而救日月亦天事也靈地德也靈鼓鼓社祭而攻猛獸亦地事也鼙鼓鼓軍事鍾師凡軍之夜三鼙皆鼓之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鼙夜半三通爲晨戒平旦五通爲發明此所謂三鼙也掌固亦曰夜三鼙以戒號蓋鼙鼓之於軍畫以作衆夜以警之書言鼙鼓在西序詩言鼙鼓維鏞則此鼙鼓與言鼓軍事者異矣。役事以勿亟爲義故以鼙鼓節之春秋傳曰魯人之皐皐緩也。今考周官韞人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蓋取雷出地震之義陳氏謂鼙鼓聲象雷本此鼓人掌六鼓者鼙鼓靈鼓路鼓鼙鼓鼙鼓晉鼓也又廟堂之上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大者爲應小者爲田鼓之名衆矣衍祖曰奏鼓簡簡奏公曰鼙鼓逢逢振旅曰伐鼓淵淵燕朋友曰坎坎鼓我鼓之用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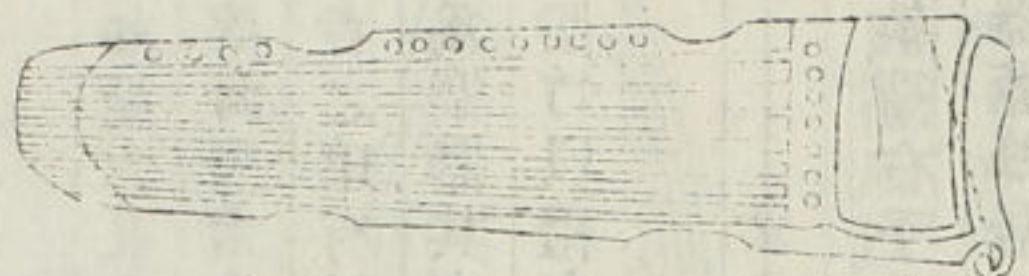
鼓考 儀禮義疏

御案大射禮鼓倚於頌磬西紘周官小師掌



磬西紘周官小師掌教鼓鼙磬掌播鼙眠瞭掌凡樂事播鼙蓋鼙之播也有警瞭者有眠瞭者書曰下管鼙鼓記曰賜諸侯樂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以鼙將之蓋祝以合樂鼙則兆鼓而已故其賜不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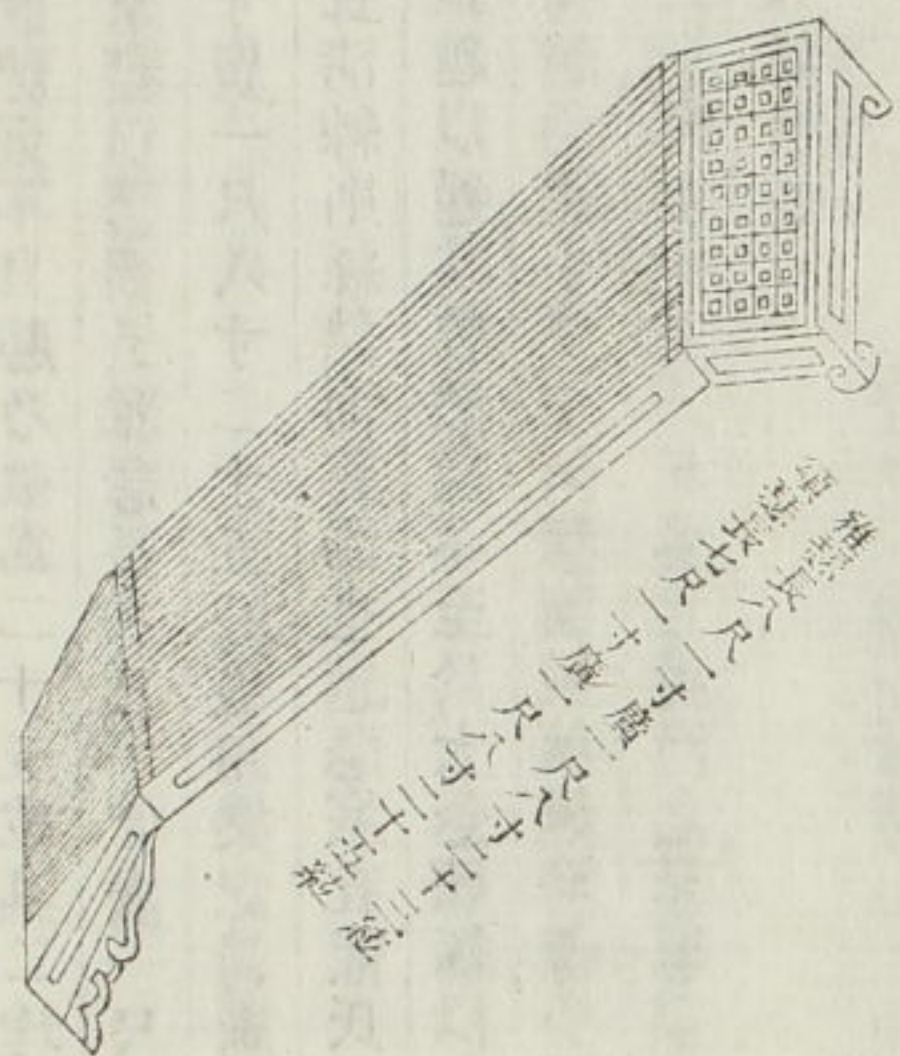
琴



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廣六寸象六合桓譚新論

琴考 白虎通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琴操云伏羲造琴長笛賦云庖犧作琴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廣六寸象六合桓譚新論曰今琴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爾雅疏曰五絃象五行大絃爲君小絃爲臣文武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又五絃第一絃爲宮其次商角徵羽文武二絃爲少宮少商琴操云上曰池言其平下曰濱言其服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法天地風俗通曰七絃法七星聶氏崇義曰舊圖謂舜作五絃周文王加二絃曰少宮少商蔡邕復增二絃故有九絃二絃大次三絃小次四絃尤小蔡邕本傳無文未知何據陳氏樂書曰古者造琴之法削以嶧陽之桐成以栗桑之絲徽以麗水之金軫以崑山之玉琴之爲樂所以詠而歌也故其別有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有調養之神人暢爲歌樂而作也舜之思親操爲孝思而作也襄陽會稽之類夏后氏之操也訓佃之類商

人之操也離夏之類周人之操也謂之引若魯有關雎引衛有思歸引之類也謂之吟若箕子吟夷齊吟之類也謂之弄若廣陽弄之類也謂之調若子晉調之類也黃帝之清角齊桓之號鐘楚莊之繞梁相如之綠綺蔡邕之焦尾名號之別也暢則和暢操則立操引者引說其事吟者吟咏其事弄則習弄之調則調理之



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廣六寸象六合桓譚新論

瑟考 白虎通曰瑟者畫也閉也所以鬱念也世本曰瑟潔也使人精潔於心山海經曰晏龍爲瑟呂氏春秋曰朱襄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蓄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之臣作五絃之瑟以順陰氣路史曰琴統陽瑟統陰是故登歌惟王備琴瑟諸侯登歌則有瑟無琴瑟惟陰也故朱襄鼓五絃之瑟而羣陰來琴世湯也故舜鼓五絃之琴而南風至世本曰庖

九

按釋名曰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白虎通曰簫者仲呂之氣通

簫是也簫亦有無底者漢元帝紀贊云吹洞簫是也

鈴也蓋鐸有金鐸木鐸金鐸舌以金木鐸舌以木金鐸振武事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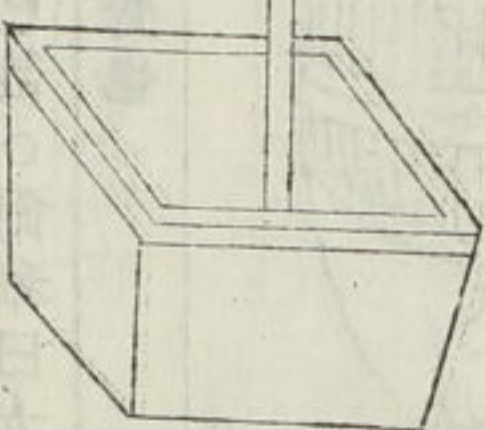
水澤洵於市朝司寇以木澤小宰台官之屬郎而故官之屬

此文事皆用木鐸又檀弓執木鐸以徇於宮示祔禮也明堂位振

臨濟錄卷中

臨晉縣志卷之五

祝如漆桶方
二尺四寸深
一尺八寸中



敵木虎背有刻所
以鼓之以止樂背
上刻二十七齒
以木長尺七寸
之簞唐制則用竹
長二尺四寸破爲
十莖於敵背橫櫟
之

拊以韋爲鼓實之以糠

按周頌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

惟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爰戩壽介以繁

考亦右文母小序曰雖禘太祖也集傳曰此

者歌雍賈公彥疏曰樂師及鼗祭器之特帥

舞瞽人使之歌雍詩也其徹者則諸宰君婦

...

舉終以賅始顧麟士謂樂至合樂始盛是以

原不相碍也至鄉射之不歌不笙不閒志在

之有歌管而不閒合其義亦爾鄉射止有合

卷七

雅旁有兩紐
疏畫爲雲氣

樂至合樂治盞不合不中以詩言則思早於雅女耶氏有哇又下逮之說以

作聲音至此始盛顧說與注疏原不相碍也至鄉射之不歌不笙不閒志在

雍散 關雎之亂 卷七

11

樂而工告備大射不合樂則工不告備可見樂必至合而始盛非此則不備也汪氏之駁顧氏非也按亂字之解不同鄭注云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闕雅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此以亂爲紊亂之亂此一說也史記云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此是治亂之亂又一說也朱子以亂爲樂之卒章此爲確解而又分兩層樂記復亂以飭歸孔疏亂治也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則亂爲整治之亂國語那輯之亂韋昭注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則亂爲變亂之義按合樂之時堂上堂下樂器人聲一齊俱作與前之歌吹分奏不同謂之亂者其亦取變亂之義歟○儀禮鄉飲酒曰工四人二瑟工入自西階北面坐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開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鄭註云四人大夫制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南陔三篇今亡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閒代也謂一歌則一吹由庚崇邱由儀今亡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芣苢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循法度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四書典林曰按南陔由庚六篇朱子曰此笙詩也有聲無辭又按燕禮與鄉飲同鄉射禮不歌不笙不閒唯用合樂志在射畧於樂也大射禮歌文王三終管新宮三終新宮逸詩又按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詩樂篇鹿鳴六篇黃鍾清宮調關雎六篇無射清商調禮鄉飲酒義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注云工入而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三終則主人酌以獻工焉吹笙者入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一篇而一終三終則主人亦酌以獻之也閒代也笙與歌皆畢則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爲一終次則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邱此爲二終又其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爲三終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苢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如此皆竟工以樂備告樂正樂正告於賓而遂出也雅頌得所考 平仲王氏曰二南王化之基何不以雅而以風曰其事風也其時風也雅之懼傷文王之心也然則

鹿鳴四牡采芣苢皆文王詩何以雅也曰諸作於成王追王之後不雅不足以正名也然則黍離以降猶之乎宗周也何以風也曰以聲齊晉諸君之罪也解頤新語曰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爲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王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爲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顧亭人曰周公追述王業之始作七月詩兼雅頌之音而用之祈報之事故周禮篇章獻爾詩幽雅爾頌毛詩序曰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雅奏之朝廷頌奏之宗廟朱子集註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有大小之殊又有正變之別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故或歡忻和說以盡臣下之情或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辭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又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爲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周頌也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又其間多闕闕疑義焉雅頌各有其所辭氣不同音節亦異朱子兩言括盡不必在下爲風在上爲雅也幽風七章作於成王之時關雎齊魯韓以爲康王政衰之詩而不列於雅衛武公作抑戒以刺王召康公作卷阿以戒王入雅矣而周公作七月以警王不入雅幽厲流彘汾詩入雅矣而平王遷洛邑詩不入雅鹿鳴四牡采芣苢皆文王詩入雅矣而關雎麟趾芣苢等亦文王詩不入雅不必朝聘燕饗爲雅祭祀爲頌也清廟維清以祀文王頌也而文王棫樸詠歌文王之德不入頌烈文天作以祀太王王季頌也而皇矣追叙太王王季不入頌豐年報賽田事頌也而甫田奉祀田祖不入頌絲衣繹賓尸頌也而鳧鷖繹賓尸不入頌雅之洞酌戒成王頌之敬之亦戒成王雅之雲漢祈雨於上帝頌之噫嘻亦祈穀於上帝雅之車攻巡狩而會諸侯頌之時邁亦巡狩而大朝會蓋雅自有雅之體頌自有頌之體也

涇縣雙桂齋湯鼎臣鐫

四書典籍圖考序

粵自靈書八會玉券十華天皇聿開文字之始嗣是典墳邱索代有成書唐虞三代遞興斯文彌盛周官典籍至命太史及小行人六官掌之則柱下所藏難更僕數矣逮乎周末刪訂繁蕪歸於六經儒林切究深思不外乎此禮記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詞比事春秋教也孔子曰加年學易可以無大過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書執禮皆所雅言魯史春秋成於筆削心法治法畢備於斯故曰六經未作道在聖人聖人既歿道在六經自後世拘文牽義以附會為訓詁以私智亂典章而經義晦矣是編各經繪圖取醇正之舊說而折衷之卷帙無多綱領畧具自識

宣州太平縣杜炳雲巖氏學

男梓材校

典籍總畧

六經通義

易總畧

三變大成

四易

日月為易

八卦取象

八卦象數

伏羲八卦

文王八卦

河圖

學易無大過

書總畧

書源委

文體出書十則

康誥

秦誓

盡信書

武成

詩總畧

四始

六義

詩入樂

詩三百

關雎

關雎之亂見音樂部

周南召南

鳥獸草木之名

凱風

小弁

以意逆志

禮總畧

禮以義起

五等禮文

名數

王制九命

禮器總論禮

禮運總論禮

太宰掌治

司徒掌教

宗伯掌禮

司馬掌政

司寇掌刑

司空掌事

春秋總畧

魯十二公說

諸國爵姓興廢

五霸圖說見地輿

齊盟

四書圖考

卷八

序目錄

卷八

與盟

衣裳之會

兵車之會

尊周之盟

外楚之盟

楚書

春秋天子之事

乘桴汎春秋

典籍總畧

按古無書而圖呈河洛遂開赤文綠字之祥古無史而官紀雲龍肇立青纂丹經之制雨粟而還編垂紀載結繩而後世錄循蜚自是草昧漸革文明聿新八索載其遐軌九邱誌其淳化風后任負書之職孔甲實作史之官沿及唐虞三代道統著於六經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太史公司馬遷曰易長於變書長於正詩長於風禮長於行春秋長於治柳子厚曰易求其動書求其質詩求其恒禮求其宜春秋求其斷此六經之益人者然也試專以易言之由太極生兩儀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由兩儀生四象故次爲二畫以分太少由四象以生八卦而三才之象備焉伏羲先天之學則乾坤南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也文王後天之學則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巽居東南艮居東北坤居西南乾居西北也先天卦乾以君言則所主在乾後天卦震以帝言則所主在震先天應天立對待之形後天應地妙流行之用必犧得龍圖而畫卦周文得赤烏而衍辭孔子先獲麟而作彖象之義取于象象有六牙也彖之義取于豕豕神知幾也易之義取于易蜥蜴善變也又曰卦之爲言掛也彖之爲言斷也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剝復有循環之理否泰具消長之機損益有往反之理睽姤有轉移之時故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卜筮者尙其占也試專以書言之楊子曰虞夏之書渾渾爾爾商書灝灝爾爾周書噩噩爾爾尙書大傳子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此七觀之說也或又曰危微精一禹謨實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商書已啟博約之旨務學則說命爲入道之門出治則洪範爲經世之要敬天則有義和之命平地則有禹貢之書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修己任人則有立政無逸諸篇又曰虞書五篇言敬者八言欽者十三舜典始言禮畢謨始言義湯誓始言信卨誥始言仁伊訓始言忠太甲始言誠又曰舜典始言功禹貢始言財卨誥始言貨

又曰禹謨言脩康誥言齊立政言治周官言平蓋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書所載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齊治均平心之推也試專以詩言之風言乎諷雅言乎正頌言乎容被之野爲風陳之朝爲雅歌於廟爲頌學者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其爲人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善學詩者詢素絢而知禮謂白圭而謹言咏棠棣而審思賦切磋而勵志於訪落而觀謀於小毖而觀警也試專以禮言之鄭康成謂周禮爲本儀禮爲末賈公彥謂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而朱子謂周禮一書固爲禮之綱紀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是解儀禮之義儀禮十七篇自冠昏至鄉射皆家禮自燕至覲爲朝廷禮自喪服至有司徹爲喪禮祭禮任鈞臺曰禮記惟軍禮無專篇或古人尙德之意然車乘之禮田獵之法征伐之用散見曲禮王制月令諸篇可參考也冠昏嘉禮燕飲投壺射朝聘皆賓禮喪凶禮祭吉禮節次未備大體具焉葉氏時曰周禮一書大則朝覲會同次則冠昏喪祭細則服食器用微則羽毛鱗介罔不備焉是禮也周公以之相七年之治成王以之致四十年之平周家以之承八百百年之命信非聖人莫能作也蓋儀禮冠昏相見三篇皆士禮也鄉飲鄉射二篇大夫禮也燕射聘覲公食大夫五篇諸侯禮也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四篇皆諸侯之士喪祭禮也少牢饋食有司徹三篇皆諸侯之卿大夫祭禮也禮記則內則教孝玉藻教忠鄉飲教悌祭義觀誠聘義觀信射義觀德學記言教儒行言修表記言行坊記言治禮運首言道樂記首言心經解首言教明天親之義則有大傳習人事之常則有少儀也周禮則爲治莫先於教化故冢宰之後司徒次之教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教之化之猶有不率則大者加以甲兵小者加以刑罰故司馬司寇次之教化行暴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以司空居民終焉試專以春秋言之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定一王之大法正百代之人心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終於敬王之三十九載二百餘年之間七十二公之事命德討罪彰善癉惡知我罪我匹夫操賞伐之權一奪一予空言著實事之用其記事之例或微而顯或志而晦或婉而成章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如郭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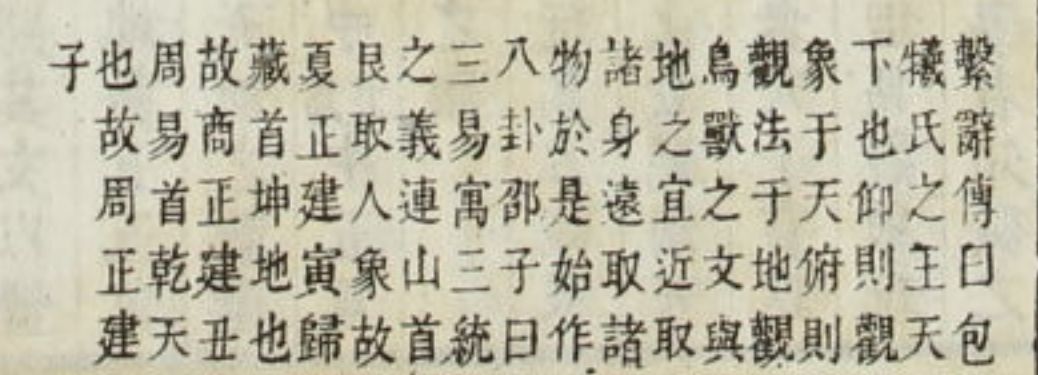
夏五闕而不載甲戌已丑失而不刪此據舊史以傳疑也要其辭數萬旨數千或大書或特書或不一書者筆削謹嚴善人勸焉淫人懼焉繻葛之戰不知有天子也書三國從王伐鄭以示君臣之分春秋以此始黃池之會不知有中國也書晉侯序先吳子以正夷夏之防春秋以此終踐土不書下勞存君體也會溫特書出狩存臣禮也例稱爵者抑以書人貶也例稱名者進而書字褒也田制壞則書稅畝田賦軍制壞則書邱甲三軍書來聘來朝知輯瑞之不舉書大蒐大閱見講武之不時封疆廢于司徒而以歸田易田書時憲忒于保章而以日食享入書與國滑于職方而以彭城虎牢書圖丘禮廢郊望垂文祧廟制湮桓僖寓意婚義失而微言迭志姬姜方貢缺而下求歷詳車賁天王錫命典職不請自京師私室盜弓寶藏執司于天府城築書而三時不均其役侵伐書而九伐不正其權故春秋所以為周禮也

六經通義 胡氏震曰易備六經之體存象辭則該乎詩之比賦正心術則貫乎書之精一防情偽則著乎禮樂之中和辨吉凶則著乎春秋之褒貶樊氏良樞曰二典首帝堯而欽天敬人以一中體乾元之大四詩始文王而徽柔懿恭以小心法坤元之至春秋正乾坤之大義禮經立陰陽之大防易兼三才之撰故為五經之原黃氏超然曰易有吉凶即春秋之有刑德也易以吉凶寓于三百八十四爻之象占春秋以刑德寓于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故朱子謂上古之書莫大于易中古之書莫大乎春秋董氏鼎曰六經莫備于書易主卜筮即洪範稽疑也禮主節文即虞書五禮也詩主詠歌即后夔樂教也周禮設官即周官六卿率屬也春秋褒貶即皋陶命德討罪也五經各主一端書則備紀全體王氏柏曰文王風化不見于書而見于二南周公制作不見于書而見于雅頌七月以補無逸東山以補金縢宣王中興之詩如車攻江漢諸篇燦然復盛而書中無一字東遷之後十五國風起而雅頌亡故文侯之命書之終春秋之始也王通謂之三史有見于此矣彙纂曰書以堯舜二典始猶詩之首周召南書以費秦兩晉終猶詩之附商魯頌徐氏與喬曰詩與春秋相終始幽厲以前美刺在詩平王以後是非在春秋春秋記諸侯之亂詩記諸侯治亂之跡春秋記天下無王詩記文武幽厲為王之事春秋記禮樂僭亂詩考正朝廷宗廟之禮樂凡詩之所有者皆史之所遺如讀節彼南山則知幽王用尹氏十月之交則知其任皇父鼓鐘淮水則知其有東游楚茨

大田則知田野荒年穀饑饉裳者華則知絕功臣之祿桑扈則知君臣飲酒喪儀得失班班可考然雖怨而無訕謗不平之氣與春秋無毀譽正同陸氏倕曰周禮所載卜人筮人通于易六律六同通于樂歌幽猷頌通于詩六官分職通于書外史內史通于春秋故為羣經根本之論胡氏安國曰春秋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制也姜氏炳璋曰春秋占三易見占太卜之法并諸家雜占之辭於引書見古文尚書之為後出於引詩見鄭風二十一一篇不皆淫辭於朝廟典章見大禮大樂未盡泯於東遷以後五經之翼亦五經之餘也王氏應麟曰詩與春秋相表裏變小雅肇自六月有宣王在春秋可無作也雅降為風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風猶未亡也擊鼓以從孫仲為怨則亂黨未盛也無衣以待王命而錫則強侯猶懼也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為無人矣春秋所為作歟

易總畧 倪鴻寶曰聖人以天地恒多難而必可冀無為之福君子恒易退而必能竟有為之才是故以屯倚乾坤以經綸倚屯以遜倚咸恒以遠小人倚遯元黃方判而難即隨之此聖人告君子不得安寢而責君子也氤氲方歛而即思去之此聖人告君子不得榮懷而愈責君子也凡卦六位而當一世兩卦為爻二十二則再世也自屯傳卦十二而為遯自遯傳卦亦十二而為升凡開昧之再世國必榮昌此屯君子之所造凡閉隱之再世才必興奮此遯君子之所謀文周造屯其後數世之君子席其豫仲尼謀遯其後千百世之君子莫不資其道以升者矣。聖人之所制為陰陽之卦者皆聖人之自道也是故震也者始壯者也始壯也者文王也其始也不畏威主不交詬臣而其既美里不怨其卒三分不侈者是取諸震也坎也者中堅者也中堅也者周公也于上上恭沖入于下下媚白屋而于中負屨定危亦為定疑者是取諸坎也艮也者終厲者也終厲也者孔子也其少也絀齋弗怒其壯也受樂弗諫而其老奮威筆舌彰義誅伐者是取諸艮也是故巽也者寘端者也寘端也者亦文王也靜而順帝和而柔民而繼之竊歎終於赫怒不陷不隕是取諸巽也離也者表麗者也表麗也者亦周公也首治旄鉞終治斧鉞而禮樂華朝農桑煥野中明外威是取諸離也兌也者底豫者也底豫也者亦孔子也少正命刑句須命兵而木鐸不厭茲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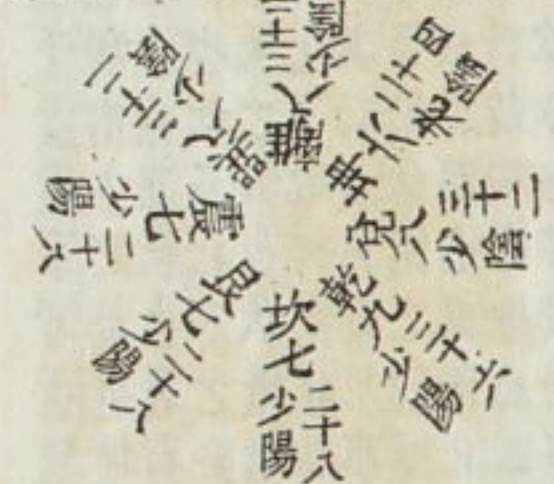
知幾也易之義取於易以蜥蜴善變也卦之爲言掛也



八卦象數

伏犧八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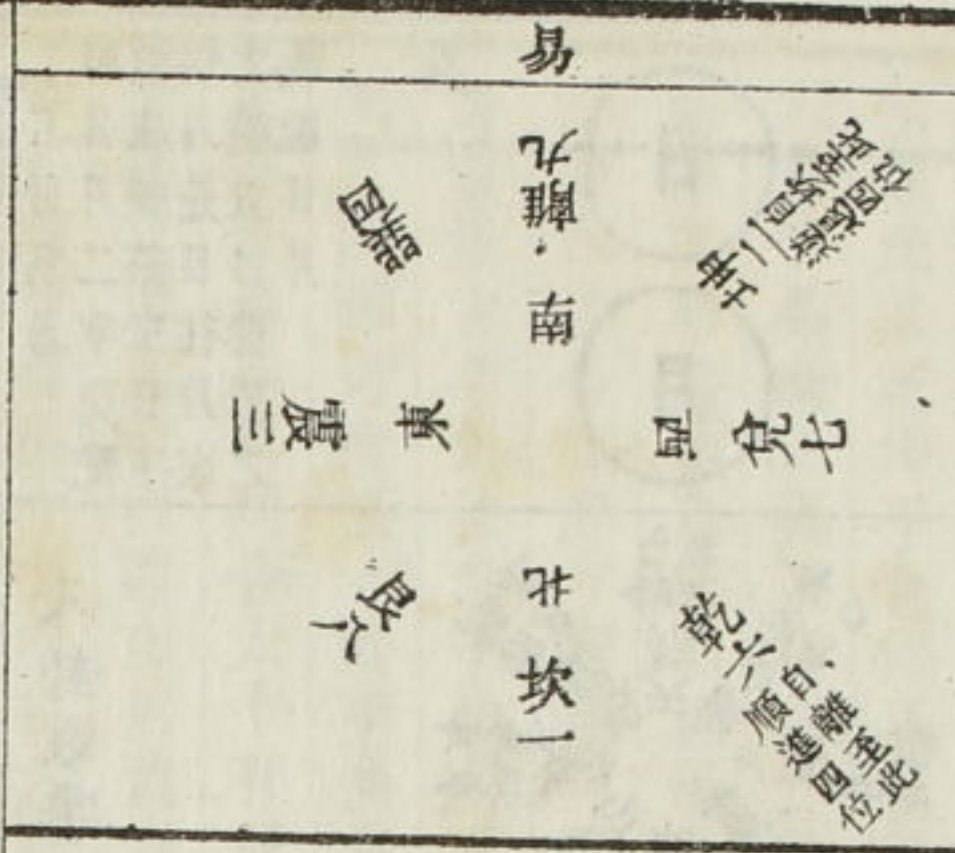
取日月爲易
而咸如篆文
從月是日往
之義故曰陰
義配日月



乾坤
離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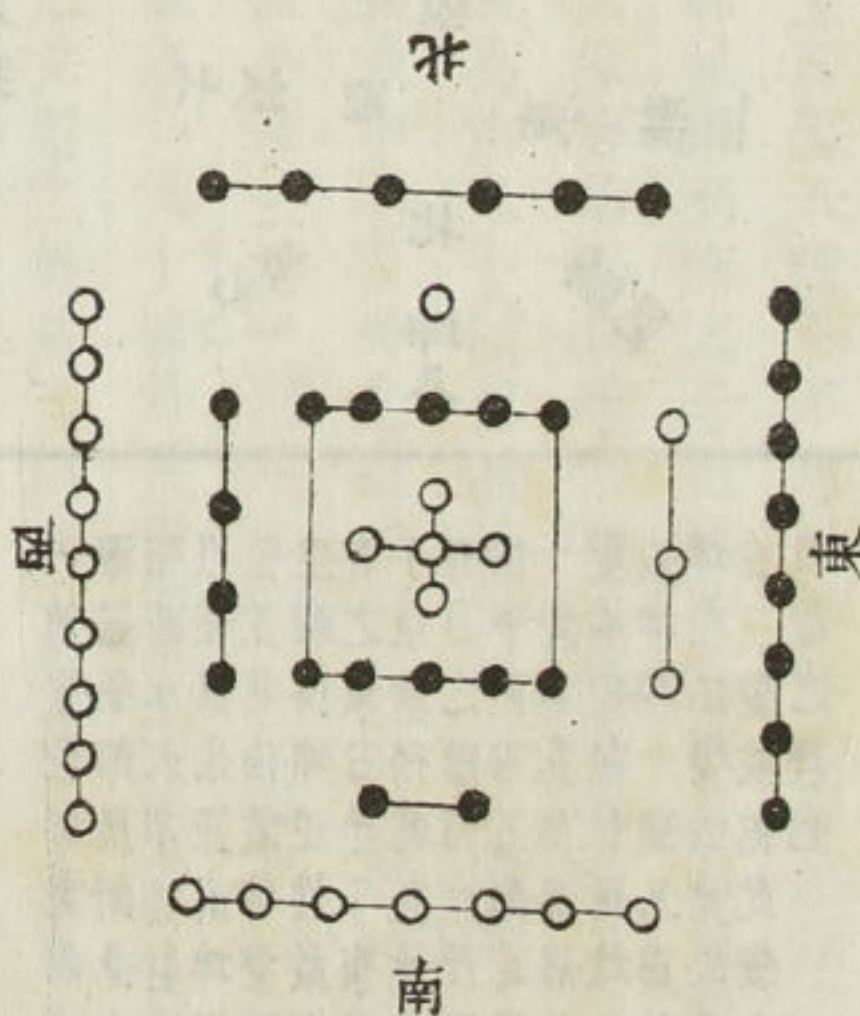
天地定位 即乾對坤也 山澤通氣 火不相射 亦雷風以純陽位正 坤兌以純陰位正 北洎乾坤交而男女生 離得坤正性故中虛有月之象 日生乎東故正有東坎得乾正性故正坤成艮故艮居坎左三變成艮 故艮居坎左三變成坤 坤兌故震居離左三變成乾 此變化之叙自然之理也

文王八卦



帝出乎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南也兌西方也坤西南也乾西北也之卦也坎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南也兌西方也坤西南也乾西北也象及上下卦相伏義物之象也其下卦成男女用事有順動退於乾順進處西北陰離火行故坤逆處西南地春分雷奮移於所盛之月能說物故兌移正西風北長養於冬末故艮移於東

河圖



河圖考 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禮運曰河出馬圖孔安國云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顧命曰天球河圖在東序繫辭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本義曰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卽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居北爲水二七居上居南爲火三八居左居東爲木四九居右居西爲金五十居中爲土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相得一與二之類有合一與六之類學易無大過考 明儒經翼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居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智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于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嗚呼假我數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矣又曰孔子五十學易不止是韋編三絕亦不但是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人生動息酬酢時時是易無極真精同一主宰動靜闔闢同一消息順天時行便是學易學者知微之

顯可與入德

書總畧 臨川吳氏曰書二十五篇晉梅賾奏上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古文之異何哉晁錯受伏生書以隸寫隸當世通行故曰今文孔壁中藏科斗書科斗蒼頡所製字故曰古文然孔壁真古文不傳張霸僞作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漢藝文志云尙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卽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泰誓一篇也古文十六卷者卽張霸僞古文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泰誓共二十九篇耳張霸僞古文雖在不足重於世及梅賾二十五篇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註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禮比張霸僞書遼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爲之疏義自是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尙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竊嘗讀之伏氏書雖不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畧無脫誤文勢畧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尙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孔安國爲名耳夫以吳氏及朱子之所疑者如此後人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 程氏去華曰讀尙書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警戒夏商以後臣戒君耳禹臯陶戒君警於未然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正救之如太甲高宗彤日旅獒等篇不憚費辭矣敢與有扈戰於甘野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強侯敵前此未聞也湯伐夏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慙德武王伐紂歷歷布陳惟恐紂惡不白已心不明略無同護意矣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之前此無是也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歸周公則讒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去國

且切切挽召公以同心輔佐用力何其艱也堯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此豈細事而天下帖然盤庚圮於耿而遷國本欲安利萬民而臣民謹諱至勤三篇訓諭而僅濟然盤庚猶可也周之區處商民自大誥以後畢命以前藥石之飲食之一以爲龍蛇一以爲赤子更三紀之久幸而訖于無虞視堯舜區處苗頑又何甚暇而甚勞也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明刑何至呂刑之騰口降是而魯秦二誓見取於經而王迹熄霸圖兆矣世變有隆汙風俗有厚薄固應如此讀書者其無苟乎哉董氏曰一書之中明新修齊治平之目即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齊天運有義和之歷定地理有禹貢之篇正官僚有周官之制度修己任人有無逸立政諸書燬燼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已如此孔氏耐曰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楊氏時曰堯舜禹授受之際曰允執厥中仲虺稱湯曰建中於民故書存者五十八篇一言以蔽之曰中然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薛氏瑄曰自古帝王之德莫要於敬與明堯允恭舜兢業禹祗台湯慄慄危懼文翼翼小心皆言敬也堯欽明舜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曰若日月之照臨皆言明也王氏應麟曰禹謨言念哉二益稷篇言念哉一皆禹告舜之辭心者治之本也陳氏櫟曰典以欽始謨以欽終治功一心學也說約曰從典曰慎徽制刑曰欽恤典禮曰寅直弼教曰敬敷即堯典始終於欽意王氏應麟曰言仁始於堯誥言性始於湯誥言誠始於太甲言學始於說命皆在商書孔子般人也所學皆家學也書佚曰於湯之正萬邦推出智字於湯之乎兆民推出仁字信字於湯之懋昭大德推出義字禮字一篇之中五常畢備孟子論道統見知所以數伊萊也蔡氏沈書集傳序曰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言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心之推也胡氏士行曰敬者治之源故君曰作周恭先不欺者臣之節故臣曰作周孚先渾厚者失之闕冗英武者失之操切故洛誥以明作飭其精神以惇大養其度量周之治體也○孔氏穎達曰書緯云

書者舒也如也如其意情得展舒也釋名云書者庶也著也以著庶物事得彰著也昭二年傳稱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知六經均以書名是編爲上古書特稱尙書尊之也○王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書者書其言與事也上世帝王之遺書有三墳五典訓誥誓命孔子刪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凡百篇以其上古之書曰尙書今存五十八篇故書緯曰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訖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可法者百二十篇今序列百篇書祇五十八篇其所散失者多矣逸文之見於諸書者如民可近也不可止也見周語聖作則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見左傳不及貢以政接於有痺見孟子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見國策禹七年水湯五年旱見墨子大道宣棄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見賈誼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見風俗通厥兆天子爵見白虎通前師乃鼓箴諫見周禮大司馬註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見呂氏春秋母爲權首將受其咎見漢書大翰若輩雖有爪而不敢以振見說文又大傳引酒誥王曰封唯曰若圭璧說苑引泰誓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文選註引周書日月星辰四時歲是爲九星呂覽引夏書天子之德廣運乃神引商書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殷本紀引湯誥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今皆無之豈漢魏諸儒僞託歟抑聖人所刪之餘與秦燬所遺壁書所漏歟夫左傳言楚史倚相能讀典墳邱索則周時古書具在自孔子讀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而刪書已斷自唐虞追遭秦火後典籍散亡卽伏生口授與孔壁中書多不可信何論邱索故楊雄但云虞夏之書渾渾爾爾商書灝灝爾爾周書噩噩爾爾而不及顧黃之書又文王風化不見於書而見於二南周公制作不見於書而見於雅頌七月以補無逸東山以補金縢宣王中興之詩如車攻江漢粲然復盛而書中無一字則其篇失傳固已久矣

書經源委

史官所作	纂集成篇	成於異代	篇數離合	附出秦火後
二典	三謨	堯典作於	伏生以舜典合	伏生口傳二千
武成	太甲	虞時故曰	於堯典後合	餘篇孔壁增
西伯戡黎	三盤	虞書舜典	於堯典後合	多至五篇秦
金縢	說命	三謨作於	三篇合為一康	誓武帝末年
顧命	洛誥	夏時故左	王之謨合於顧	得於民間
		氏稱夏書	命至孔子析之	

書

文體出書十則	湯誥大誥等體	詔命	甘誓湯誓	散文
典	大禹謨	詔命	禹貢	志所出類
命	帝庸作歌	詩歌	顧命	記所出
命	五子之歌	詩歌	秦誓牧誓	散文
命	皋陶謨	章疏中為名		
命	伊訓無逸等體	陳誠		

康誥考 按書序以康誥為成王書竹書成王元年秋武庚以殷畔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於衛四年封康叔於衛春秋定四年傳云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史記衛世家云周公旦以成王命與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歷考諸書並以康叔封自成王然蔡氏沈曰叔為成王叔父不應曰朕弟且稱文王為顯考武王絕不推及或謂公代王誥叔故稱弟寡兄即指武王夫以王若曰命之又自以弟稱之語亦不類且家人聚語乃以武王為寡恐無是理或謂叔在武王時幼不得封然大封同姓武王年已九十豈兄大豈而同母弟尚幼耶康叔女王子叔虞成王弟周公東征虞已封唐豈封康叔轉在叔虞後耶汲冢書克殷篇言王即位社南毛叔奉明水衛叔傅禮召公贊采尚父率牲史記亦言康叔封布茲席叔之非幼明甚序與傳特以篇首四十八字遂謂成王所誥其實武王書無疑。康孔安國謂圻內國名叔封字錢氏時曰康圻內國叔封衛稱康從其始封言也與微子不書宋同鄭康成以康為諡與史記世家生康伯合當從鄭說。林之奇曰諸侯始封則有命微子蔡仲是也叔封衛不曰命而曰

誥豈封在前誥在後歟傳謂命以康誥又合命與誥為一

秦誓考

傳曰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因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為篇按傳說蓋本書序史記載誓辭於取王官及郊封殽尸之後在穆公三十六年金氏據史明文辨書序之誤云秦穆公伐鄭晉襄公誓敗秦師在首三節泛言悔過之意惟古二節表其悔過之實味昧至末推其悔過之由。穆公悔前日安於自狗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語故舉為誓言之首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謫言謂杞子一人秦傳指一介臣而薛氏黃氏以為穆公自稱亦妙蓋不徒望之大臣尤宜責之一已也羅氏曰秦誓一篇可為後世法者二悔過遷善知所以修身矣明於君子小人之形狀知所以用人矣慎斯道也以往帝王之治其殆庶幾乎

盡信書

趙邠卿舊註曰書尚書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于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為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孫奭疏曰尚書之過辭多矣所以不暇具言之故於武成但取二三策而言耳按註疏皆指尚書集註引程子云載事之辭自可泛說此因當時好戰殘民而恐其借武成為口實故云然宜照定末節說見無書不過泯古人之迹盡信則反失古人之心得以文奸貽害不小如不奪漢而託之舜禹衍篡齊而託之湯武則舜禹湯武不如無書邵陵海西之廢託之伊尹新都之攝臨湖之變託之周公則伊尹周公不如無書後世侮聖言文姦慝至於如此可歎也夫孟子非欲廢書也武成按古人出師前期必先整軍武成篇惟一月壬辰下不書兵事蓋整齊有素不待臨時訓練師出而人不知故戊午渡孟津癸亥便陳于商郊甲子便會牧野天下大定計戊午至甲子纔七日古未有取天下若斯之速者故陳大士云武王疾速進師城下出其不意所以勝也蓋武王欲取其殘以救民於水火之中非出其不意則不能不傷人而取之紂之旅亦素知武之愛民故前徒倒戈而未嘗交鋒接戰也乃汲冢周書云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九人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若然何謂仁人無敵於天下哉血流漂杵書本言商人自殺孟子非不知之特因戰國士或援此啟時君黷武濫殺之漸故反書意言之且商人自殺亦未可信前徒如此後徒獨有異心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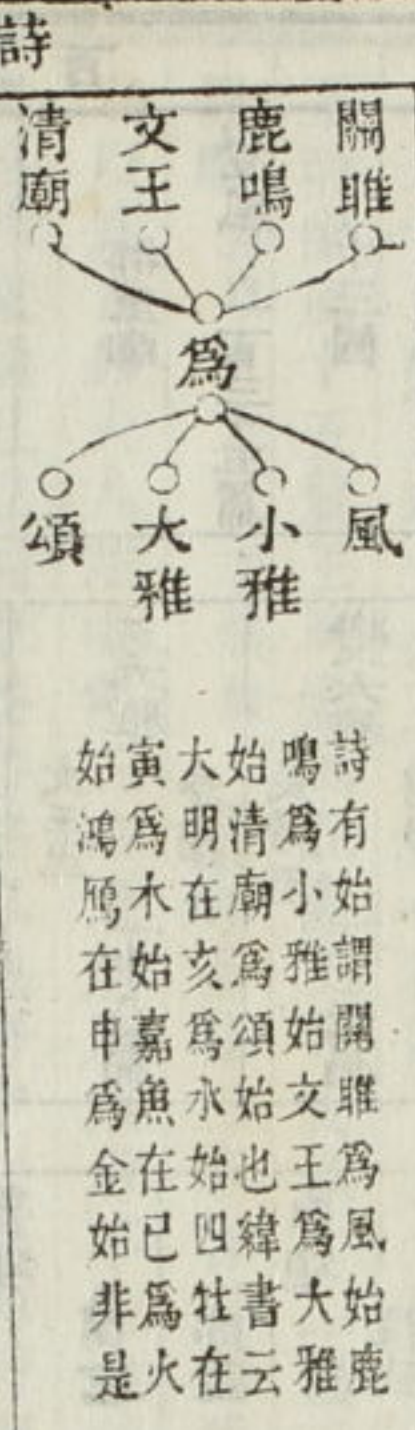
秦誓 盡信書 武成

詩總畧 鄭氏與論曰文章之體有二有史傳之文有歌詠之文史傳之文以實錄為主秋毫之善不私假人歌詠之文揚其善而掩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後世求歌詠之文太過直以史視之則非矣孝經十八章其及於詩者十中庸孟子所以善言詩者以其無漢儒之說亂之也蓋嘗論之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爲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詩如諸經所舉之詩可也蘇轍黃鳥止于邱隅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于爲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焉飛戾天魚躍于淵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觀詩如此尙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能達之於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悟於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尙何疑乎南容三復不過白圭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忤不求學詩至此奚以多爲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風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小宛幽王詩也祭父以爲文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詩也孟子以爲周公矢其文德治此四國記禮者以爲天王之事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記禮者以爲三代之君引詩若此奚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時乎 文獻志程氏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有言國風者予于是疑此時無國風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叙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三率皆單指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與今論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內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鼓鐘之詩

曰以雅以南以箚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簡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箚雅也象舞頌之雅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詩更秦火簡編殘闕學者不能自求之古但從世傳訓於是叔命古來所無者以爲國風而文王南樂遂包統於國風部彙之內雖有卓見亦未敢出議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爲二南亦不敢自信夫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爲何音其贊頌爲何主惟鈞命決之書叙載四夷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採取以足其數孔穎達輩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于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且夫周備古樂如韶夏濩武各取一代極盛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耶假設其時欲以廣取爲備乃四夷之樂獨取其一何名爲備簡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親見者明言其爲文王之詩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夫子凡其謂南者果何所指耶此予所以敢違諸儒之說而斷以爲樂也○春秋傳載吳季札觀樂於魯爲之歌邶鄘衛季札曰是其衛風乎此列國詩名風之證也又爲之歌王鄭齊幽秦魏唐陳自檜以下以衛風之名類推之則鄭爲鄭風齊爲齊風十餘國之詩皆上繫以國下名爲風此國風之名所由來故賈公彥疏釋春官六詩曰風謂是十五國風尙得云無國風品目邪如謂春官六詩但曰風而無國風品目然則六詩亦但曰雅將遂謂無小雅大雅品目邪至所云國風非古亦誤據春秋傳孔子之前已有之據周禮春官周公之時已有之矣卽所云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亦誤考史記孔子世家曰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季札觀樂在襄公二十九年時孔子已七歲止可云尙幼未嘗刪詩何得云未有夫子邪 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無罪聞之者足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樂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政刑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

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賦者敷陳之稱比者喻類之言興者有感之辭也集傳曰風者民俗歌謠之詩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閭閻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辭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又曰武王封微子啟於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又亡其七劉瑾曰二南王教之端故為正風至男女亂倫而邶鄘衛鄭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風變敗遊荒淫而齊風變儉奢褊急而魏風變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舞檜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故以幽終之欲其變而之正而進風為雅也顧安武曰吳楚無詩楚辭在荆山吳未通上國也滕薛無詩微也號檜皆為鄭滅而號獨無詩陳蔡皆列盟會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傳也徐鄭蘇孔並云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天子巡狩不陳其詩所以禮之也故詩中列國有風宋魯獨無風而有頌孔子般人也亦周民也錄商頌不忘始祖之心以存宋也錄魯頌以明先王之制以存周也

四始



詩六義
風十五國風
雅大小二雅
頌周魯商三頌
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此者以彼狀此如興辭如關雎免置之類

綠衣比而兼興頌弁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矣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索物以託情謂之比觸物以起情謂之興

詩入樂 雅頌得所詳音樂部 毛奇齡却敬並云詩之入樂各主一器非但笙詩已也主乎簫者疑即簫詩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主乎管者疑即管詩記所謂下管象舞是也傳云象簡南籥即以象為簫詩南為簫詩可也詩云以雅以南以籥即合南雅同為簫詩亦可也獨笙詩六篇紫陽以言奏不言歌定為有聲無辭夫笙歌相間者為禮儀聖人亦何取有名無文之詩被之樂章且儀禮言奏騶虞觀首而騶虞有辭國語言金奏肆夏樊遏渠而時邁三篇均有辭周禮篇章歌詠以迎寒逆暑幽有辭而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儀禮下管新宮集傳以為斯千昭二十五年宋元公賦之禮記言下管象象即雅清也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此蓋如商頌七篇在後遺佚非本無辭者也。孔穎達曰樂之大綱頌用於郊廟大雅用於王朝小雅用於侯國然國語言肆夏樊遏渠天子享元侯用之孔子燕居言升歌清廟客出以雅徹以振羽兩君相見用之文王世子言反登歌清廟天子視學用之是頌不獨用於郊廟矣國語又言文王大明綿兩君相見之樂是大雅不獨用於王朝矣燕禮及鄉飲酒皆升歌小雅合樂二南是小雅不

身集

草不黃
貉

馬漢廣
皇皇者華
華馬小戎
駟騶
氏行輩
水漸漸之

10

[illegible]

金瓶梅

伐木
殷武
檜

有麻

之方中

臺 小

區
愉

鶴鳴
羽

羽
楚

械解

也集傳曰

事父母能

善二章

也太子

孟子集註

詩集傳

愛親何

甲者如

自見者

丑、音

...

念已者如陟岵之類有露一二冷語可思者如碩人倚壁之類有志甚親而辭若甚疏者如山有扶蘇褰裳之類
禮總略 京山郝氏曰禮家言雜而多端學者須靈鏡獨照然後可以觀古人陳蹟苟無高明豁達之見耳食訓詁
隨人短長則逐處成滯 是書漢儒戴聖所記先聖格言蓋七十子門人後裔轉相傳述非出一手如中庸子思所
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錄三年問荀卿所著真贋相襲而瑕不掩瑜先儒
推周禮儀禮以爲經欲割記以爲傳夫三書皆非古之完壁而周禮尤多偽學雜以亂世陰謀富強之術儀禮枝葉
繁瑣未甚切日用惟此多名理微言天命人性易簡之旨聖賢仁義中正之道往往而在如大學中庸兩篇豈周官
儀禮所有故三禮以記爲主 凡禮不可常行者非禮之經用於古不宜於今而猶著之於篇非聖人立經之意卽
四十九篇中所載如俎豆席地袒衣行禮書名用方策人死三日斂之類古人用之今未宜父在爲母期出母無服
師喪無服此等雖古近薄父母爲子斬衰妻與母同服此等失倫官士不得廟祀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杖不杖
視尊卑貴賤哭死爲位於外熬穀與魚腊置柩旁此等迂闊國君饗賓夫人出交爵命婦入宮養子國君夫人入
臣子家弔喪此等犯嫌疑祭祀用子弟爲尸使父兄羅拜若祫祭則諸侯濟濟一堂爲鬼此等近戲謔人死含珠玉
以誨盜璵中藏甕甕衡等器幾久腐敗陷爲坑谷此等無益有害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尙元冠服用皮食則祭至
於宗族姓氏則隨便改易如司徒司空韓氏趙氏惟官惟地數世之後迷其祖姓又何其無重本之思也適子繼體
分固當尊至於抑庶之法亦似太偏喪服有等不得不殺至於三殤之辨亦覺太瑣衰麻有數不得不異至於麻葛
之易亦覺太煩天子選士觀德用射射中得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如此之類雖古禮烏可用也故凡禮非一世
一端可盡古帝王不相沿襲聖人言禮不及器數惟曰義以爲質有以也此四十九篇大都先賢傳聞後儒補綴非
盡先聖之舊而鄭康成信以爲仲尼手澤遇文義難通則稱竹簡爛脫顛倒其序根據無實則推夏殷異世通其
說蓋鄭以記爲經既不敢矯記之非世偏又以鄭爲知禮不敢議鄭之失千餘年來所以卒實買耳 戴記通解
器云禮也者猶體也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鄭康成禮序謂統之于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任啟運曰禮記惟軍禮
無專篇或古人尙德之意然車乘之禮田獵之法征伐之用散見於曲禮王制月令諸篇可參考也冠昏嘉禮燕飲

投壺射朝聘皆賓禮喪凶禮祭吉禮節文未備大體具焉鄭氏樵曰禮本於人情情生而禮隨之古者民淳事簡禮
制未有然斯民不能無室家之情則冠昏之禮與不能無交際之情則鄉射之禮起不能無追慕之情則喪祭之禮
始由是日趨於文燔黍捭豚足以盡相愛之禮矣必以爲未足積而至于簋豆鼎俎徐行後長足以盡相敬之禮矣
必以爲未足積而至于賓主百拜其文非不盛也然卽其真情而觀之則簋豆鼎俎未必如燔黍捭豚相愛之厚也
賓主百拜未必如徐行後長相親之密也大抵禮有本有文情者其本也享食之文揖讓拜跪其本則敬而已喪紀
之文擗踊哭泣其本則哀而已祭祀之文裸獻酬酢其本則誠而已卽其本而觀之日用三牲可以爲養啜菽飲水
亦可以爲養襲冒絞衾可以爲葬斂手足形亦可以爲葬庭實旅百可以爲享瓠葉兔首亦可以爲享區區之文不
患其不該也有其本而無其文尙可以義起有其文而無其本則并與文具廢矣何謂禮本情而已司馬遷曰余觀
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以作儀其由來尙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
罰故德厚者位尊祿厚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是以君臣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馬衣服宮室
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 自禮器至 王通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
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何喬新曰冠昏相見三篇皆士禮也鄉飲鄉射二篇大夫禮也燕射聘覲公
食大夫五篇諸侯禮也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四篇皆諸侯之士喪祭禮少牢饋食有司徹二篇皆諸侯之卿大
夫祭禮喪服一篇則通言上下之制汪克寬曰儀禮無朝遇會同郊祀大饗帝大喪等篇蓋皆亡逸况軍禮無存非
闕細故此豈散逸已在夫子正禮之前哉是以當時吉禮之失如魯君之郊僭天子之禮孟獻子之禘七月而爲之
夏父弗基踰僖公而逆祀三桓大夫立公廟於私家管仲鏤簋朱紱晏平仲豚肩不揜豆之類是也凶禮之失如子
上母死而不喪成人兄死而不爲衰居喪而沐浴佩玉朝祥而暮歌之類是也賓禮之失如天子下堂而見諸侯諸
侯朝覲而私覲主國王臣以私好而朝諸侯諸侯以強大而盟天子之三公庭燎之百侯國用之繡黼丹朱中衣大
夫用之者有焉嘉禮之失如魯昭公娶于吳則不告天子魯哀公肆夏以饗賓夫人出境而饗諸侯大夫反玷與不
識穀烝者有之軍禮之失如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魯莊公及宋戰以失御而敗戰而復矢始于升陘敗而豎

五等禮文

弔始于臺鮒以至蒐田不時邱甲始作之類是也使禮經舊典具存於當時則五禮之失豈至如是之甚哉自冠禮廢至此
儀禮處氏曰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有聘燕冠昏鄉飲酒諸篇禮目禮記則各有義以釋之與儀禮相表裏儀禮禮葉記總論
時曰周禮一書大則朝覲會同次則冠昏喪祭細則服食器用微則羽毛鱗介罔不備焉是禮也周公以之相七年之治成王以之致四十年之平周家以之永八百年之命信非聖人莫能作也參陸倕曰周禮所載卜人筮人通於易六律六同通於樂欽幽欽頌通於詩六官分職通於書外史內史通於春秋以上周禮
禮以義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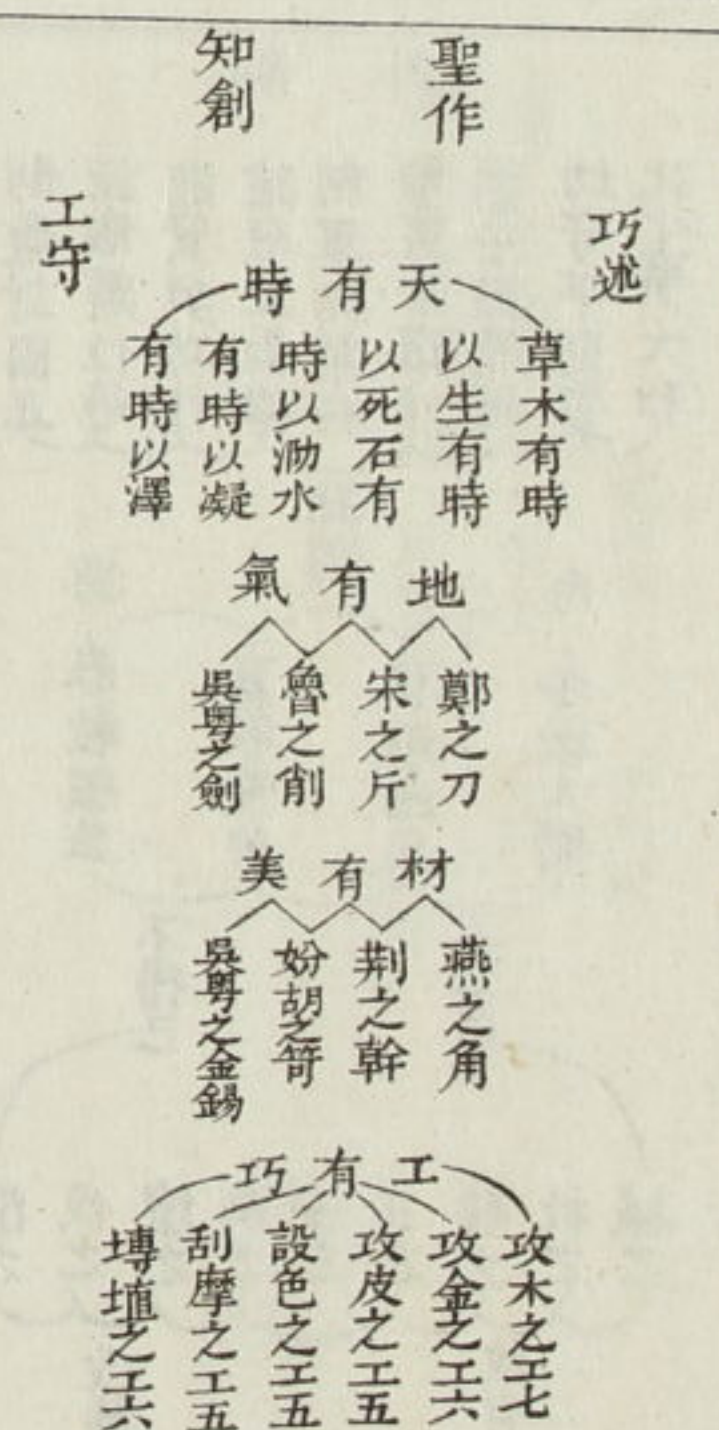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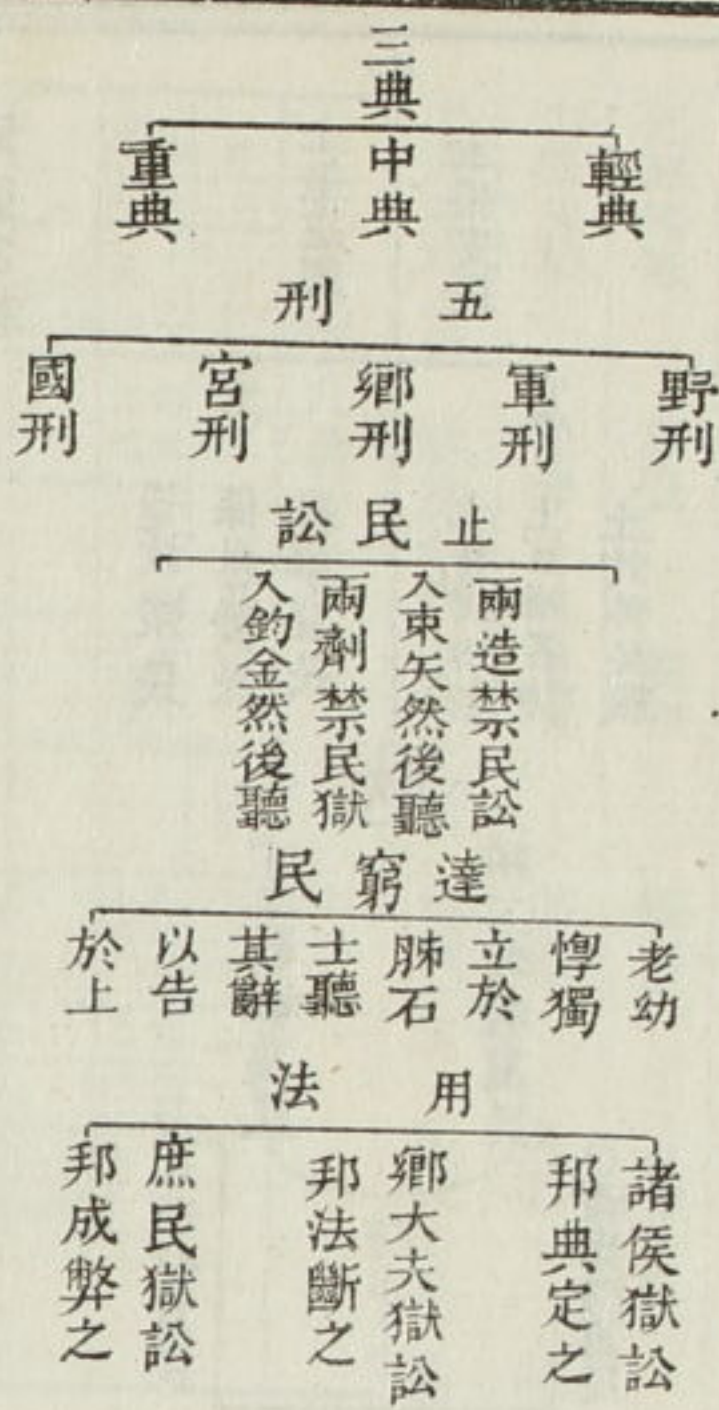
禮以義起

五絃之琴舜○制樂賞諸侯夔○諸侯冠禮夏末○誓商人○會周人○郊日以至周○養老三王○作牢用陶匏三王○百世不昏同姓周○合葬周公○郊日以辛魯○大蜡伊耆○徙市魯繆○七月禘孟獻子○佩象環孔子○鄉謁朝服孔子○脫驂舊館孔子○哭友賜氏孔子○舍孫立子公儀仲子○除喪深衣受弔文氏子○擯喪由左子游○耐葬而離衛人○爲同母異父昆弟齊衰狄儀○布幕衛○繆幕魯○爲王姬大功魯莊○練而旅酬魯昭○帷殯敬姜○士之有諒園人棺欽下殤史佚

五等禮文									
天子	諸侯	卿大夫	士	庶人					
龍衰	圭	鴈	雉	鷩					
元冠	朱組纓	版	元衣						
笏	珠玉	象	魚須文竹	竹本象					
直	朱	素	爵						
皇元組纓	山元玉朱組纓	水蒼玉組纓	瑞珎組纓						
世子	玉綬								
五等禮文									
天子	諸侯	卿大夫	士	庶人					
后	夫人	孺人	婦人						
外屏	內屏	簾	帷						
千里	公侯百伯七十子 男采采視此 大夫視字男	天子卿視伯 大夫視字男	天子元士 視附庸						
九尺	七尺	五尺	三尺						
一	再	三							
二十六	公十六 侯十二	上大夫八 下大夫六							
五重	三重	再重							
十二	九	上大夫七 下大夫五							
旒	席	豆	食	堂	田	塞	妃		

射樂	闍 左達五 右達五	牲	祭	帶
駟虞	房中五	犧牛	英地 山川 五祀五祀	素 朱衷終辟
貍首	於闍三	肥牛	四方祀 山川	素 合素終辟
采蘋	於坵	索牛	五祀	素 不合纁辟
采蕞		羊豕	先	居士錦 弟子纁
耕推	殤祭	祀	廟	卿
三	五	七	七	九
三 三公五 諸侯九	三	五	五	三 大國次國 小國二
九	二	三	三	
	子	二	上士二 下士一	
	子	一	寢	

名數	二祀門	行	三仁安仁	利仁	強仁	三無無聲之樂	無體之禮	無服之喪	三孝大孝不置	中孝用勞	小孝用力	三重獻重於祿	聲重於歌	舞重於武宿夜	四學東學	西學	南學	北學	見家義註	五至志	詩	禮	樂	哀	五祀司命	中雷	國門	國行	公厲	五教祀明堂	食五更	祀先賢	耕籍	朝覲	六太宰	太宗	太史	太祝	太士	太卜	六土工	金工	石工	木工	獸工	草工	六音執	鼓	柷	楊	壎	箎	七教父子	兄弟	夫婦	君臣	長幼	朋友	賓客	七祀司命	中雷	國門	國行	泰厲	戶	施
二端氣	魄	三德知	仁	勇	三無天無私覆	地無私載	日月無私照	三終工人升歌	笙入	問歌	合樂	四教禮	樂	詩	書	四靈龍	鳳	龜	麟	五官司徒	司馬	司空	司士	司寇	五經吉	凶	軍	賓	嘉	見祭統註	六府司土	司木	司水	司草	司器	司貨	六禮冠	昏	喪	祭	鄉	相見	六章禹	湯	文	武	成王	周公	六成武始北出	再成滅商	三成而南	四成南國是疆	五成分	周公左	歲復讓	字										



春秋總畧 春秋直解曰春秋之多疑案非春秋可疑世儒疑之也當時原筆之舊史不傳矣惟左氏及見舊史然
蒼萃其事而不領畧其旨公穀襲左而加例胡氏襲三傳而加鑿聖人之情何由見乎子曰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
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此春秋底本也自世儒以褒貶說春秋而底本壞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
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此春秋格局也自世儒以事例合春秋而格局壞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曰吾無隱乎爾
此春秋宗旨也自世儒以深文隱語視春秋而宗旨壞夫春秋無隱語無凡例不以文字爲褒貶不以官爵名氏爲
貴賤未嘗可五霸未嘗貴盟會未嘗與齊晉未嘗黜秦楚吳越爲夷狄勿主諸傳先入之言平心觀理而聖人之情
自見○春秋無例時或創出新義如正月稱王王稱天鄭棄其師天王狩于河陽之類與凡或書或不書隨宜化裁
無例也世儒僞起凡例例有不合則曰美惡不嫌同辭又曰有變例有特筆然則仲尼乃滑稽之雄而春秋爲講張
爲幻豈作經之義哉○春秋之義在不言直書而義自見時或辭有抑揚而聖言溫厚精粗微顯各中天則雖意旨
不露而無深刻隱語但平心細玩蒼素了然若謂褒貶行賞罰仲尼斷斷無之也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謂春秋所
書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皆天子之事也春秋爲天子之事而作也豈謂仲尼以天子之事自用乎爲國以禮子路言
不讓而哂之況以匹夫行天子事褒貶當世諸侯卿大夫而曰吾以撥亂反正是何異披蓑救火竊簡牘而寫法律

也。子曰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春秋之作豈肯自犯其所惡哉是以義直而情婉法嚴而禮恭憂深而辭遜魯隱公之死仲輦弑之也而書公薨桓公死于齊彭生殺之也書薨于齊昭公出奔季孫意如逐之也書孫子齊文姜敬嬴穆姜之淫惡亦書夫人薨喪至自齊襄仲弑嗣君書子卒逐君母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季武子弑嗣君書齊桓公殺哀姜以屍歸魯書夫人薨喪至自齊襄仲弑嗣君書子卒逐君母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季武子弑嗣君書子野卒此皆魯事之惡曲爲之諱者周惠王之見逐于五大夫也鄭莊公之射王中肩也王子帶召戎伐王火其東門也周大夫王叔伯與爭政而晉趙盾聽訟也周殺大夫萇宏以謝晉趙鞅也晉重耳召襄王于踐土不書再召至溫書狩此皆天王之醜曲爲之諱者莒僕弑父不書僕而書莒晉樂書中行偃弑君不書偃而書晉鄭子駟弑君髡頑書卒于鄆莒展輿弑父密州不書展輿而書莒人楚子圍弑其君麋齊人弑其君陽生以謝吳而皆書卒鄭祭仲衛黔牟孫林父甯殖北燕大夫逐君皆書君出奔此皆外事之疑而從輕者春秋僭國三魯僭禮楚僭號晉僭權魯用八佾郊禘大雩大蒐兩觀世室皆微舉其事而不直書楚武王始稱王晉襄公徵諸侯入朝晉悼公命諸侯朝貢之數魯鄭之君入晉稽首皆不書此類又何恕也蓋教天下萬世以臣子事君父之禮與士君子處世立言之法所謂修辭之誠出于是非臧否之外者也他如晉趙盾鄭歸生許世子未操刃而書弑君晉申生宋痤自縊死而書殺子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以爲春秋責備之嚴不知聖人推見至隱皆道其實耳豈有已甚之辭乎。諸傳譚桓文何津津然也二君以篡弑得國卽有震世之功仲尼不齒況生平全倚詐力爲名教罪人學仲尼者稱之大旨悖矣他尙何言今按春秋所書桓文之事其誰爲仲尼所取者乎使仲尼而有取於五霸不言罪我矣。禹貢九州之地皆諸夏也秦楚吳越居九州地之三倘盡翦爲夷狄則天不足九野而地不滿九州禹貢爲虛文而春秋爲殘局矣仲尼何乃爲此乎世儒旣謂楚爲夷謂攘楚爲霸又謂楚與齊晉並稱五霸是自背其說也。孔子豈惟不擯楚生乎所欲有爲者正惟楚按魯定公十二年孔子罷司寇去魯至哀公十一年返魯在外十有四年而居陳蔡者強半陳蔡小國耳晉楚吳交爭之其君臣流離朝不及夕孔子奚取焉蓋二國屬楚往來頻數意常在楚也是時齊將絕晉將分諸姬國小政亂不可有爲諸侯地廣民衆無如楚故檀弓記有子之言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

爵姓具失江

鄆 權

道 桓

貳 軫

殺 六

遂 崇

戴 翼

溫 厲

項 墨

庸 郭

邦 房

夷狄諸種

戎六種

山北

姜 雅

茅 陸

渾 狄

二種

赤 戎

別種

允姓

盧 驪

犬 西

九州

徐五氏

蠻氏

戎蠻子

無終子

赤狄別種

膚咎如

隗姓

潞氏

甲氏

留吁

鐸辰

臯落氏

衆狄

白狄別種

鮮虞

白狄子

長狄

夷虎

淮夷

濮 奄

肅慎

百濮

滅國魯

項齊

紀 邾

譚 遂

郭 陽

萊 晉

號 耿

霍 魏

虞 赤狄潞氏

甲氏

留吁

鐸辰

偃陽

肥 鼓

陸渾

焦 楊

韓宋

宿 曹

衛 邢

蔡 沈

鄭 許

邾 邾

邾 邾

淳于楚

權 申

息 鄧

息 弦

黃 夔

江 六

庸 舒

蓼 蕭

舒庸

舒鳩

賴 陳

蔡

蠻氏

唐 頓

胡 若

敖氏

秦 梁

滑 都

吳 州

來 徐

巢狄

衛 邢

溫

五霸 圖說見地輿

齊桓公 始霸於莊公十三年卒於僖公十七年

晉文公 始霸於僖公二十八年卒於僖公三十三年

宋襄公 始霸於僖公十八年卒於僖公二十三年

秦穆公 始霸於僖公十七年卒於文公六年

楚莊公 始霸於宣公十二年卒於宣公十八年

齊盟

晉文公 晉悼公 晉平公

楚康王 楚靈王 楚平王 楚昭王

吳王闔廬 吳王夫差

越王句踐

與盟

魯 晉 齊 楚 秦 鄭

衛 宋 陳 蔡 鄧 曹

滕 邾 許 杞 紀 莒

吳 越 江 黃 滑 徐

邢 薛 沈 頓 胡 燕

小邾 淮夷 白狄

衣裳之會 穀梁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歟血之盟也信厚也

北杏 莊十三年 鄆 莊十四年又十五年 幽 莊十六年又十七年

榘 僖元年 貫 僖二年 陽穀 僖三年

首止 僖五年 寧 僖七年 葵邱 僖九年

洮 僖八年 鹹 僖十三年 杜邱 僖十五年

淮 僖十六年

兵車之會 穀梁傳曰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尊周之盟 穀梁傳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

幽 莊十六年 幽 莊二十七年

外楚之盟 穀梁傳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新城 文十四年 斷道 宣十七年 雞澤 襄三年

平邱 昭十三年

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乎楚之所寶者即賢人也唯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也使者反秦王曰楚多賢臣無所以圖之國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之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

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悅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此楚國之寶也曹氏寅谷曰昭奚恤乃春秋以後人以國策史記考之大抵當楚宣王時而是條所指葉公子高令尹子西則昭王時人若司馬子反則共王時人至太宗子放則其人從無所見乃昭奚恤皆與同班其妄甚矣此類且從朱註爲允毋事紛紛異說爲也

春秋天子之事考

趙邠卿舊註曰孔子懼正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集註引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後云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夫曰寓曰託與邠卿設字異設有擅設之意寓託意義虛活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蓋以春秋所載禮樂征伐大率皆天子之事而說者遂謂孔子作春秋擅南面之權是從趙註而未審集註寓字託字之義耳如其說是以匹夫而僭天子不重誣仲尼乎
○項安世曰說者謂春秋書其罪於策以示萬世故亂臣賊子懼焉非也名之美惡足以懲勸中人非亂臣賊子之所畏也彼父與君且不顧又何名之顧哉春秋之法謹名分防幾微重兵權惡世卿禁外交嚴閭閻是一統非二政凡杜亂賊於未然者其理無不具誅亂賊於已然者其法無不舉此義一明亂臣賊子環六合而無所容其身此春秋之所以作而姦雄之所以畏也。劉克莊曰孔子作春秋以救周禮之壞也田制壞而以稅畝田役書軍賦壞而以邱甲三軍書三時之役不均而以城築書九伐之法不正而以侵伐書講武之田不時而以大蒐大閱書司徒之封疆廢而以歸田易田書太史之告朔不頒而書不視朔保章失其官而書日食書星孛職方失其官而書彭城書虎牢圖丘之典不興而以卜郊書以猶三望書廟祫之序不明而以立宮書以躋祀書婚姻之禮失而以夫人孫齊季姬歸鄆書貢獻之禮失而以家父求車毛伯求金書典命之職不修而書天王使來錫命天府之藏不謹而書盜竊寶玉大弓皆權衡於一字之微而救禮經三百之壞也春秋作而亂臣賊子何以懼曰事未形而誅心誅意所以懼也所謂天子之事者夫子以敬王爲心故春秋所紀皆尊君抑臣尊王抑霸尊內抑外書書此也諱諱此也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乘檣杙春秋

趙岐舊註曰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檣杙者囂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爲名春秋

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又曰言竊亦聖人之謙辭趙氏附會素王入解非也說見上其餘集註從之孫奭疏曰自晉國所記言之則謂之乘以其所載以田賦乘馬之事故以因名爲乘也自楚國所記言之則謂之檣杙以其所載以記囂凶之惡故以因名爲檣杙也魯以編年舉四時記萬事之名故以因名爲春秋也其所載之文則魯史之文而孔子自言之曰其春秋之義則我私竊取之矣蓋春秋以義斷之則賞罰之意於是乎在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云檣杙囂凶者按文公十八年左傳所謂渾敦窮奇檣杙饕餮四凶其言檣杙乃曰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教之則頑舍之則囂天下之民謂之檣杙杜預云檣杙囂凶無疇匹之貌也。乘集註兼記載當時行事義更備

四書井田圖考序

王者無有天下學校封建井田三者並重然恒心不先於恒產食人而後可治人則井田又學校封建之根柢也井田之制方里之地畫九區開四道而分八宅八家耕之井環其外畝居其中悉數之有九而不患其多井之養於以不窮也分而為畝合而為九總歸之於一井而不患其渾井之德所以辨義也從井之外而觀之一縱一橫區之為三不九百畝而外必缺從井之內而觀之一經一緯畫之為四不九百畝而其中必虛此井田之制所以必成於九也井田起於黃帝禹盡力溝洫即井田之溝洫禹貢濬畝濬距川亦與周官匠人遺人之制畧同但夏田不分公私至殷助周徹始以井田之中區為公田而以外八區為私田也明乎井田之制則天子地方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者之祿可推算而知之矣明乎井田之制則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為甸甸出兵車一乘而百乘千乘萬乘之賦亦可推算而知之矣是編依次詳載庶不至散而無紀云爾自識

目錄

宣州太平縣杜炳雲巖氏學

男梓材校

井田總畧

重農說

溝洫濬川

五十而貢

七十而助

百畝而徹

五十七十百畝非更張

惟助為有公田

雖周亦助

五畝之宅

餘夫二十五畝

尺

步

田祿

成出車一乘

十乘

圭田

井通

百乘

千乘

萬乘

乘法

畜馬乘

千駟

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千乘之國地方虛實

魯軍政

井田總畧

周官義疏 御案周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匠人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

四書圖考

井田

序 目錄 總畧

卷九

卷九

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王制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一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前漢志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授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受其處農民戶一人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成成十爲通通十爲終終十爲同蓋井方一里爲九夫四井爲邑邑方二里三十六夫十六井爲邱邱方四里百四十四夫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五百七十六夫二百五十六井爲縣縣方十六里二千三百四十八夫一千二百四十八井爲都都方三十二里九千二百一十六夫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畝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都鄙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賈公彥遂謂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也豈知先王之爲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廬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豈各授之田而不爲井法乎且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於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與耦旅師有耦粟此非鄉遂井田之事乎載師所徵之賦非一夫受田之法而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則采地固有不同井田者矣觀二百一十國謂之州而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而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而五鄙亦謂之縣縣都之名豈特施於采邑已哉葉文康公曰經野不殊乎九夫度地不離乎三等受田不過乎百畝此井田之定制也蓋古者用民之力則必授之以田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大司馬言可用者亦如之遂人曰以疆予任昨謂餘夫強有力者則予之田而任其力是也孟子所謂餘夫二十五畝也說者謂小司徒之所井牧者六鄉之田遂人之所辨治者六遂之田自

鄉遂之外則爲都邑之田如載師所謂公邑采邑小都大都之田任甸稍縣臺之地是也考之載師又有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官田牛田賈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蓋鄉遂止有十五萬家自十五萬夫及餘夫受田之外其餘則爲七等之田是以致仕者其家所受田則曰宅田仕有祿者受田如圭田則曰士田賈人在市其家所受田則曰賈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則曰官田田賦所出以餉牛者曰牛田田賦所出以餉馬者曰牧田公卿大夫有功而受賞者曰賞田此載師七等受田之制然也孟子曰仁政自經界始是故大司徒之造都鄙而繼曰分地職制地貢小司徒之經土地而繼曰任地事令貢賦遂人之頒田野而繼曰頒職作事以任貢賦載師之物地事授地職亦必任土地之征蓋經野以分田則必足賦以制祿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言鄉野言遂也分而言之是鄉用貢法遂用助法矣蓋六鄉於王畿爲近而皆君子故使之什一自賦其粟則藏于倉人六遂於王畿爲遠而皆野人故使之九一而助其粟則聚於旅師貢與助法通行故曰百畝而徹周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田有公私之別則其爲助可知矣故遂人曰以興勸利祿謂興起衆民其治公田也里宰曰以歲時合耦于耨謂合衆力耦耕公田也旅師曰掌聚野之勸粟謂公田所收之粟也田野者是遂人所掌邦之野也助之一字惟見于六遂之官是六遂爲助法明矣自春秋以來宣公初稅畝而公田之法壞矣宣公既取公田之稅又取私畝而稅之則是什而二之也春秋議之至哀二猶不足是自宣公以來周之徹法已不復行況戰國暴君汙吏乎故孟子謂貢法未可盡廢而助法不可不行請野九一而助所以寬野人國中什一使自賦所以待國中君子此孟子救時之論亦周公受田之制也

重農說 太宰九職之任一曰三農司徒十二職之頒一曰稼穡小司徒之井牧立田制也遂人之溝洫興水利也草人辨其地之剛鴻墳墟辨壤糞也稻人掌其水之畜止均鴻防旱澇也一稼穡之教司徒既教之遂人又教之一耕耨之趣鄭長既趣之里宰又趣之一種蒔之種舍人既縣之司稼又辨之一蠲惡之地旅師既等之土均又均之用力不過三日恐其奪民時也起役無過一人慮其妨農業也田不耕者出屋粟懼其游惰而不勤也民無職者出夫布憂其舍本而趣末也甸師何預於農而帥屬以耕王籍內宰何關于農而帥宮以獻王種嘗之日預卜來歲之

其外是為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間有漁一成有九漁同間有漁是一同有九漁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

貢而十五

五十畝	五十畝	五十畝
五十畝	五十畝	五十畝
五十畝	五十畝	五十畝

九區各五十畝九家各耕一區而自貢什分也

五十而貢考 按繪舊圖者誤解集註商人始為井田之制句故殷助周徹有圖而夏貢獨無之今考史記載黃帝經土設井立步制畝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分八宅則井田制自黃帝何至商人始制邪即堯時澤水懷襄勢不能盡泯其溝涂封植之界舜典之川益稷謨之畎澮川具在也初疑此必朱子偶沿舊註之誤後考史

記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無一言及於公田可見黃帝時已無公田之名盡以九區付九夫夏世近古故亦不分公私而使自貢其什一至殷人始以中一區為公田而置廬舍其制始備乃悟集註商人始為井田之制句制字當玩是公田私田之制非謂始為井田也前輩文省當以意逆之後人誤解集註遂不為夏貢立圖若夏無井田者殊可怪也今補之○禹平水土物貢服貢材貢金玉篚篚之貢物畢至而田賦亦以貢名有量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粗者則王畿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結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米是也有量土之高下肥瘠而定納賦之重輕者如青土白墳賦中上徐土赤埴墳賦中中荆土塗泥賦上上瘠土黃壤賦中下之屬是也禹之行貢原自法良意美觀夏諺而春秋補助何為不善校歲為常之中自有化裁通變之妙龍子所謂凶年取盈後世之流弊耳

助而七十

七十畝	七十畝	七十畝
七十畝	七十畝	七十畝
七十畝	七十畝	七十畝

公田七十畝內以十畝為廬舍公田止五十六畝八家耕公田七畝通私田七十畝是十一中取一分也

七十而助考

按自黃帝制井田規模既定阡陌不移夏亦不分公私田屬於農而令之自貢後數百年凶歲取盈民心怨望殷鑒於夏助法行焉助者藉也一夫受田七十畝外耕公田七畝但藉民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故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魯語曰先王制土藉里以入也夏制中一區不為公田無十四畝廬舍至殷初定其制而斟酌盡善若八家不為廬舍則不便於農且什不止取一而太重若每家以二畝半為廬舍則什不能取一而太輕定以十四畝而什一行矣

徹而百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公田百畝內以二十畝為廬舍公田止八十畝八家耕公田十畝通私田百畝是十一中取一分也故註云輕於十一

百畝而徹考 徹法之說不一論語古註謂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張南軒述楊氏說以為兼貢助而通力也袁氏則專指通用貢助言之橫渠張子謂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寡分之朱子據此因以通力合作計畝均分釋之至若隨年之豐凶使民納十畝之入年豐則君

民同其有餘年凶則君民同其不足此又任鈞臺所謂上下相通之謂徹也任氏說可融入集註任氏又謂商制八家同井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周制九夫為井井以公田授民而於百畝中各取其十之一則非蓋八家同井以人言九夫為井以地言九夫之地為一井以八夫之地授八家以一夫之地為公田而使民其耕仍是八家同井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故曰雖周亦助也

五十七十百畝非更張

按五十七十百畝之數諸家各持異說劉氏皇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畝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徹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什一賈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萊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稅之陳氏祥道駁之曰如四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皆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

因自爲之說曰禹貢於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又禹平水土之後有土焉而未作有作焉而未父是時人功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沿歷商周田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亦非也朱子嘗謂先王疆理天下大段費力一旦加增許多疆理都要更改煩擾已甚恐無是理要知古者建步立畝畝從步立步以尺計尺長則步廣尺短則步狹步廣則畝數少步狹則畝數多故徐氏揚貢曰周制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秦至今皆二百四十步爲一畝周尺當宋尺八寸四分當今營造尺八寸織造尺六寸四分則周百畝爲今二十二畝有奇耳夏田視周之半亦以尺度代更非田有多寡也夏十二寸爲尺周八寸爲尺若以六尺爲步步百爲畝則夏之五十畝當今田二十四畝有奇視周田畧等矣是則五十七十百畝止易其名數不易其封植畧舉成數言之真通論哉

惟助爲有公田考 惟字對貢言不對徹言徹有公田貢無公田而周氏柄中乃謂徹本無公田孟子言惟助有則徹無以明其制之異非也大田周詩也周行徹而曰雨我公田則徹有公田本文已見周氏又從而爲之辭曰商八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九夫爲井公田即在私田中意謂在私田中便是將公田亦付與民而無公田矣不知九夫爲井者謂一夫百畝計一井九百畝有九夫之地非謂一井九百畝盡付與民而無公田也然則徹有公田貢無公田故惟字對貢言不對徹言或以貢無公田遂謂夏之時田不井授非也田不井授是地狹不能開方處但爲溝洫使十而自賦其一此法歷代所同故周鄉遂以貢濟助之窮所謂徹法蓋如此此因地狹處不能井授而不可孰是以論夏貢也夏貢就大勢言猶殷大勢是助周大勢是徹三代俱井授蓋井田制自黃帝唐虞時畎澮川具在何得夏有天下而田不井授邪然則夏之田無不井授者乎亦非也國中地狹處但爲溝洫而不可以是槩夏貢之大勢

雖周亦助考 周官遂人曰以興耨利趾鄭註云讀耨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也里宰曰以歲時合耦于耨鄭註云耨讀爲助謂相佐助也旅師曰掌聚野之耨粟鄭註云耨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賈疏曰六鄉六遂與公邑三處皆爲溝洫法三等采地乃爲井田今此六遂之中鄭云一井之中出九夫之粟者但鄉遂雖爲溝洫法及其出稅亦爲井田稅之是以小司徒考夫屋註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是出地稅亦

取井有九夫三三相係而稅之故以井言之 賈謂六鄉六遂皆爲溝洫法則是鄉遂用貢法與孟子國中什一使自賦合而鄭氏註遂人里宰旅師皆云耨讀助註遂人掌邦之野云此野爲甸稍縣都則是指國中鄉遂之野與孟子請野之野不同似謂國中九一而助矣今以賈疏出稅亦爲井稅之之說推之竊意鄉遂之貢法什一之數如都鄙井授助法什一出稅故貢通謂之助猶野九一國中什一助與貢通謂之徹其實遂人里宰旅師之助是國中使自賦之貢法孟子雖周亦助指郊外都鄙田井授者言故曰請野九一而助孟子因周官助字與郊外都鄙助法不合故不引周官而引大田詩爲證又曰當時典籍廢孟子未見周官

五畝之宅說 公田內廬舍 周氏理衷曰五畝之宅孟子未詳其所在穀梁傳謂民居在公田中鄭賈謂在都城中班固趙岐謂在田在邑各二畝半朱子集註從之按毛詩甫田疏云孟子言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若二十畝爲廬舍家別二畝半以入私則家各私有百二畝半何得謂八家皆私百畝則民居在公田及二畝半在田之說非矣國語管子曰先王處農就田野野處而不墮韋昭注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在焉則民居在都城及二畝半在城之說非矣季彭山讀禮疑圖云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是以五畝爲一處不占公田然取於便農功適饒餉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合爲一邑置堡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而言則有十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都邑亦豈可以寓農民哉農民之宅鄉里也卽制里而導其妻子養老者也國中之廬市廛也但爲士族寄居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此最分明足正諸儒之失或引信南山詩中田有廬以證公田爲廬舍之說此不然詩所謂廬蓋卽田畔稍高處苦小茅舍以便憩息避風雨故曰廬明非宅也曰疆場明不在公田中也曰有瓜明不可植桑也此與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之地迥別 按如周氏季氏說井九百畝公田百畝中無農宅則租稅是九取其一與孟子皆什一也不合又云都邑不可寓農民國中之廬市廛也更謬邦畿惟民所止農獨非民乎以鐵耕之許行至滕曰願受一廬而爲氓何得云國中廬皆市廛後市之廬固市廛左右各三區之廬分明是民居何得云不可寓農乎朱子從班趙在田在邑各二畝半之說確不可易

餘夫二十五畝考 夫也者扶也弱冠以上皆得稱夫餘者贏餘羨餘之謂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如有弟是餘夫也蓋未成爲農故不曰農夫稱夫恐混于卿以下之餘子故不曰餘子程子謂年十六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或曰古者二十受田二十五畝三十有室受田百畝六十歸田說約云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其俊秀方入大學其頑者歸農餘夫二十五畝在此時說與程子合又曰餘夫有餘力者卽詩之侯彊遂人之疆予任壯者也地官遂人曰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上地猶有萊鄭氏樵曰餘夫二十五畝商制也周則皆百畝矣禮書云周禮言上地田百晦萊半之中地之萊如田之數下地之萊倍田之數以此推之則餘夫之田亦當上地二十五畝萊十二畝半則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畝之田如正農夫也鄭樵謂餘夫周皆百畝非是餘夫集注程子以弟言毛謂兼子弟言周氏理衷曰餘夫固是弟子而弟子不皆餘夫蓋一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旁有兄弟謂之家受田百畝其子弟助父兄以耕同食於百畝之內周禮所謂家五人家六人家七人正合子弟計之也其或家多丁男五六七人之外又有子弟可任男子征役之事六尺以上則爲餘夫受田二十五畝至此人復有丁男受室滿五六人之數然後更受一夫百畝之田曹公彥乃謂三十有室則受夫田百畝夫壯而有室無父母之養子孫之畜安得與八口之家同受百畝故餘夫必候丁衆成家方授以一夫之田不得槩云三十則受百畝也今按此便說得活絡可補賈疏程子所未備

尺考 禮書曰家語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投壺記曰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氏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何休曰側手爲膚按指爲寸扶卽膚耳然則寸尺爲度取諸身也漢律歷志曰一黍之廣爲分寸分爲寸十寸爲尺然則寸尺之廣又取諸物也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足以考信而無疑焉然後尺寸之度起矣則指尺之與黍尺一也黍有巨細故尺有長短先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爲寸則與膚指不合於是有指黍二尺之辨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考工記璧羨度好三寸以爲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縱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爲尺也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

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之證也說文曰咫八寸周尺也王制曰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爲步六尺四寸乃八尺爾此八寸尺之證也

步考 單穆公曰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之間荀卿曰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然則荀卿所謂六尺者步也單穆公所謂步者六尺也故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班固論建步立畝亦祖之以爲說則古者以六尺爲步明矣王制言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三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然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十寸之尺六尺四寸乃八寸之尺八尺也其步數與荀卿之說不同蓋各述其所傳然也

田祿考 王制曰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正義曰此論開方之法總計天子畿外內諸侯之地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按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濶一百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濶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濶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是九百畝也長濶一里。王制曰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八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正義曰此士大夫及諸侯等食祿之數。大國地方百里田九百萬畝除九千除去三之一爲山林川澤溝涂邑居尚有六百萬畝除民田四百八十萬畝三卿九千六百畝每卿三千二百畝也五大夫四千畝每大夫八百畝也上士九人三千六百畝每人四百畝也中士九人一千八百畝每人二百畝也下士九人九百畝每人百畝也其爲祿五萬一千九百畝其餘四十七萬餘畝足供國家制度賓客喪祭凶荒賑恤之用庶人在官之祿亦在其

四書圖

三田

井通

成出車一乘

十乘

六

井通

井	通	井	井	井	井
爲里一方			家畝公井每	畝田九方	井
百					

畝								

何必圭

通爲十井

以下其人已沒	方一格爲一井	間九井緣邊四井	共有一井之地	日井十爲通一	之地八十家	一井
--------	--------	---------	--------	--------	-------	----

祿邑已

通十爲成成方十里

一	成	計	緣	一	八
也	兼	之	邊	句	十
	溝	則	三	出	六
	涂	方	出	兵	十
	言	十	兵	車	四
	之	六	井	一	井
	其	里	之	乘	是
	實	是	地	并	爲

井爲里中每
成一十間方
成一通方格
之地地入爲
八百故里一
家曰緣卽一
百通十二井

乘十

終爲十成

	十里

一成一間九成緣邊
四面共有一成之地
故曰成十爲一之終
之地八千家千井終

井爲里一方

通爲十井

		井

家畝公井每
故田九方
一八百一
井家畝格
之各其中田
地私爲百畝

每方一格爲一井
中間九井緣邊四井
面共有一井之地
故曰井一爲通
通之地八十家

考工匠人鄭
 注云方百里爲
 同同中容四都
 六十四成方八
 邊十里出治澮
 疏云此家小司
 徒而言彼經四
 縣爲都注云方
 四十里旁加十
 里乃得方百里
 爲一成者據出
 田稅者言之故
 田稅八十分之
 田稅緣邊十里
 治澮也

里百方同同爲十終

十

每方一格爲十里卽一
成中間共方八十里并
緣邊二十里有十終之
地故曰終十爲同一同
之地八萬家萬井

乘千

封爲十同

	八里	八里	八里
八里			百里
八里			
八里			
	八街	八街	八街

每方一格爲百里卽一
同中間九同錄邊四面
共有一同之地故曰同
十爲一封之地八十
萬家十萬井

乘 萬

里千方畝爲十封

中間共方八百里并緣邊
二百里有一封之地故曰
封十爲畿一畿之地八百
萬家一百萬井

四書圖考

丰日

百

千五

萬

乘江

三

矢

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

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按包氏咸依王制孟子謂方里為井井十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是謂八千家出一乘馬氏融依周禮司馬法謂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草車一乘是謂八百家出一乘馬氏上同包馬二說相沿已久朱子謂兵車一乘其間需費繁多恐非八千家之力所能給似馬說為可據。按乘田之法就國之里計之方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出車一乘積至一終方三十里有奇出車十乘一同方百里出車百乘一封方三百一十六里出車千乘畿方千里出車萬乘乘馬之法就國之賦言之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賦車一乘積至一終六百四十井賦車十乘一同六千四百井賦車百乘一封六萬四千井賦車千乘畿六十萬有奇萬井賦車萬乘

畜馬乘考 禮書附錄曰司馬法通為匹馬甸出長轂一乘畜馬乘之官蓋舉六十四井賦稅皆其所有非僅有馬四匹以供馳驅也如此看乘字則百乘六千四百井直百倍之矣推之千乘萬乘又皆十倍其數以相積而原其始乘之數却由一而積耳後見咸學標四書偶說云按書大傳士飾車駟馬駟馬二馬也詩四牡駟駟孔疏謂大夫以上乃得乘四牡然則乘字當作四字解而畜者猶言備也如此說方見士初試為大夫者若渾云良馬在閑何以別其為大夫士邪

千駟考 周氏柄中曰閻百詩云余讀郝氏解益決齊景公有馬千駟蓋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者也周禮校人掌馬政天子十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至於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以給公用備賜予也當齊景公時地大於王畿盛時性又惟狗馬是好故畜多如是至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我長轂三千乘是非此數也孟子云繫馬千駟亦必馬之在廄中者也禮書亦謂景公之千駟過於天子十二閑之數僭侈而違禮亦以為官馬也衛文有駟化三千秦后子私車千乘更有無祿而多馬者則知古人以多馬論富非偶然也若所云陳文子有馬十乘是世守采邑所出每甸出車一乘十乘十甸之地蓋采邑之大非專論馬匹也

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考 疏謂此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里民有千室者也左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者曰都無曰邑釋名曰邑猶偃聚會之稱也按在六鄉則為都邑在邦甸則為公邑在家稍則為家邑推後則曰有家誇閭閻則曰巨家溯積累則曰世家蓋邑之立從乎民而戶口必紀其室室積而千則綜邑中受宅之地而詳析焉固得百雉之都而足當參國之一家之富對以馬而軍實必數其乘乘累至百則合家中食祿之賦而稱量焉又得百甸之資而幾半小國之軍

千乘之國地方虛實 按禮書曰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司馬法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古者或以乘為甸或以甸為乘以甸為乘稍人掌邱乘之政令禮記唯社邱乘共粢盛是也以乘為甸春秋渾良夫乘衷甸兩牡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兼溝洫言之其實一也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賦雖至於千乘而兵車不過三軍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閭閻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為三萬七千五百人矣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車矣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為一車士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矣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由此推之天子六軍則車千乘矣此車人參兩以相聯紉之法也詩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千乘之賦豈特三軍而已哉鄭氏據司馬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草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草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萬井三萬家草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賈公彥遂以此為畿內之法以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為邦國之法然周官之於調役其寡也家出一人其多也起餘子與竭作未聞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也賈公彥言出軍之法先六鄉次六遂次公邑都鄙乃徵兵於諸侯不止則諸侯閭閻出焉所謂千乘之賦也然先王之於天下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其待卒應變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各適其事之遠近而已方

伯連帥所不能克然後鄉迷之士應之周官曰王之大事諸侯左傳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又曰諸侯敵王所愾則出軍之法顧豈先虛其內以實其外哉馬融曰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其說蓋取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之制不知周禮之所言者蓋附庸也禮書附錄曰司馬法通成終同封畿以十起數計里也小司徒井邑邱甸縣都四起數制賦也蓋因一乘當用四馬其制成于六十四井故皆以四起數此與計里之法本不相通而亦可通者井田與道里有實數有虛數也是以漢志云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洿斥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而一封三百一十六里出千乘一畿千里出萬乘亦皆以百分之六十四為實三十六為虛則一成十里亦以一甸六十四井為實三十六井之地為虛矣漢志之文疑亦出古司馬法是皆約計通率除三之一耳而鄭注小司徒云一成十里其沿邊一里之地治溝一同百里其沿邊十里之地治洫治澮此鄭以意言之未嘗實計溝洫之積數也溝洫之積無幾豈能占百分之三十六哉周氏秉中曰論語注馬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據馬注則八百家出車一乘也據包注則八十家出車一乘也朱子或問亦嘗言一乘非八十家所能給疑馬說為可據而任鈞臺謂八百家出車一乘者是周兵調發之數八十家出車一乘者是平時備辦之數任說雖善於調停究於經傳無據不如從馬注為是又或疑馬所云侯國地依周禮與王制孟子不合江慎修云諸侯之地土田為實封若附庸在其封內雖為社稷臣而不得有其地名山大澤有不以封者其餘山川藪澤斥鹵磽确之地與夫城郭溝洫皆不可食者統而計之大國宜有數百里小國亦不下百餘里此周禮與孟子王制所以不能同周禮就其虛寬者言之孟子王制惟據土地實封耳天子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猶曰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得什之一耳大國百里次國七十小國五十猶曰以九為節以七為節以五為節大約降殺以兩耳豈能截然齊一畧無增損於其間哉秦氏蕙田曰大國三軍車五百乘若計地出賦則得千乘千乘出賦之法則服虔注左傳所引司馬法所謂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士卒共七十五人是馬鄭注論語引之欲見邦國疆域實數故改甸為成其實一耳孫子云與師十萬日費千金怠於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謂七家而賦一兵也今以此法推之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家可出八十二人尚餘二夫今祇出七十五人則是七

家又十之五強出一人也其說本無可疑自何休注公羊傳初稅畝云聖人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因之亦謂十井為乘百里之國應千乘何元子辨之謂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虛又過於成公之邱甲矣此論最精魯成公作邱甲而魯人譏之邱十六井以十六井出一甸之賦然顧後儒猶有惑於其說者則以邦國疆域諸說參錯不合也今考王制注康成以為夏制五等之爵三等受地至殷變爵為三等合子男與伯為一等其地亦三等不變武王克商復增子男爵為五等其受地則與夏殷三等同武成所謂列爵惟五分土為三也是也齊魯之封皆在武王之世孟子所謂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大都據初制而言賈公彥職方氏疏申鄭意謂其時九州之界尚狹至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成武王之意斥大九州於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地如周禮大司徒之云是也馬融以為千乘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又云惟公侯之國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數語最可玩味蓋左傳言不過半天子之軍坊記言不過千乘不過云者謂軍賦以是為限非地止三百一十六里故云大國亦不是過史記周封魯四百里明堂位則云地方七百里然其言魯之賦則亦不過草車千乘而已若孟子對北宮錡其言曰嘗聞其畧則為傳聞約畧之辭而非載籍之明據可知王與之云孟子見當時戰國爭雄壤地廣袤遂援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以抑當時并吞無厭之心此說得之左傳鄭子產云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此亦救時之說而非核實之論也至於先儒欲合異為同說愈多而愈舛一則陳君舉說謂周禮封疆方五百里是周圖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三百里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五十里方百里徑只二十五里自奇其說與王制合朱子辨之云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公以封侯則六侯以封伯則七伯以封子則二十五子以封男則百男其地已有定數君舉說如何可通此其言非也一則陳甲之說以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乃正封之實地而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則兼所統之附庸然方五百里則為方百里者二十五豈公之正封僅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二十四乎推之侯伯子男皆不能通此其言亦非也今說千乘一以馬鄭及朱子之言為斷餘說皆不取

魯軍政考

方氏望溪曰魯舊二軍皆公室之兵也作三軍者季氏自為一軍孟叔共為一軍而公徒為中軍也正

惟中軍屬公故後復毀之而叔孫早知其然也寧之戰四卿並將主帥與其佐也以是知魯舊二軍也中軍既舍則仍二軍矣而昭十年伐邾三卿並將何也孟叔雖共爲一軍而主兵者則不肯相下也二卿並聘而書二卿並會而書亦猶是也清之戰季氏爲左師孟叔爲右師則謂三桓各有一軍誤矣晉六卿並出獨書元帥者統於君也魯自成襄以後三卿出則書三卿二卿出則書二卿者散辭也不屬於君而無所統也○觀魯之軍政而盛衰存亡之由可考也隱之世輩再主兵而有鍾巫之變桓莊懲焉桓之篇君將者四微者之帥四君將者皆大國之事也餘則小國疆邑之事也莊之篇君將者十三大夫將者二於餘邱微國也會齊伐衛亦淺事也僖之篇君將者九大夫將者四其末年遂再主兵而瑕蒙萌矣文繼以怠自七年伐邾而外凡役皆大夫主之而三桓之勢成矣宣公恍於三桓之勢獨任歸父以抗之而反爲所逐於是兵柄盡歸於三桓成襄之世惟伯主在行公乃親會非公能主兵三桓不敢抗霸以取罪耳其餘侵伐皆三桓更將自叔老會伐許而外五十年間未嘗假手於列大夫蓋懲於歸父之事也昭公終世未嘗親將蓋中軍初毀三桓欲私其衆而使公不得近也至定哀而反有親將者民之去公久矣以爲不足忌也故私家之兵有事則使公將之猶魯盛時公室之兵有事使大夫將之名爲主兵實供大夫之職耳且圖私邑披小弱則三桓尸之犯強鄰結讐費則公試之據事直書而其惡不可掩矣

四書武備圖考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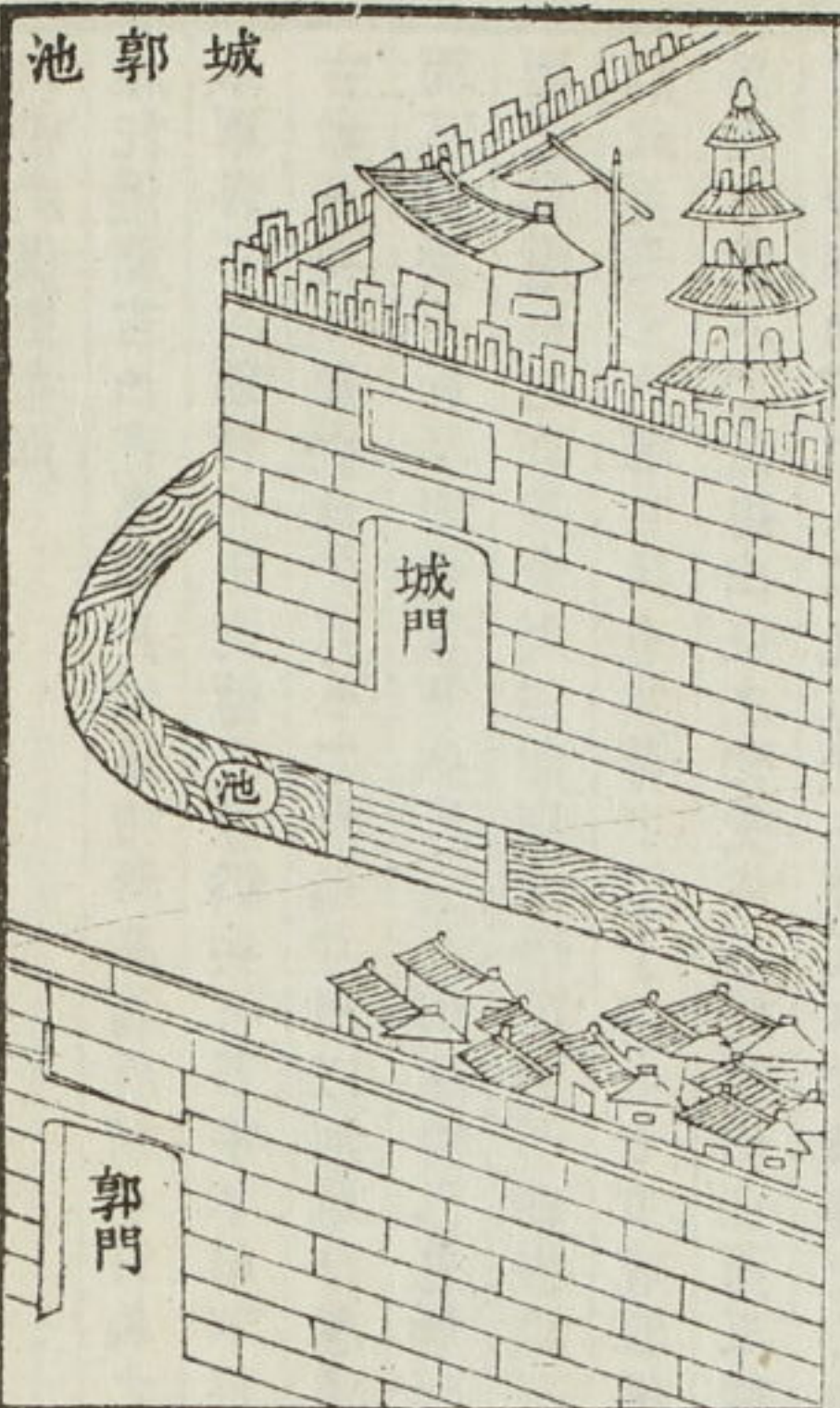
禮記儀禮吉凶賓嘉備具惟軍禮無專篇周禮小司馬之職不悉書而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皆闕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皆先王尚德之意然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生五材兵不可去是故古者寓兵於農觀地中有水之象爲井田以制軍存思患豫防之心因田獵以講武無兵之名有兵之實所謂神武而不殺養兵而不用也蓋用兵先王之所不得已也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今觀周禮仲春教振旅則是教民之始而已爲還兵之期菱舍則曰如振旅治兵則曰如振旅以此見先王不樂用兵也司馬掌兵乃曰掌邦政而不曰兵以此見先王之諱言兵也牧誓不愆于六步七步戒輕進也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戒貪殺也以此見先王用兵而有愛人之意也出征之初受成必於學出征而反釋奠必於學德禮義信戰之器禮樂詩書戰之本臨戎而稱君子誓師而號仁人以此見先王觀兵不忘耀德之心也且夫神農伐蒲遂黃帝擒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夏啓征有扈高宗伐鬼方文王遏密伐崇武王滅商伐奄人君雖好仁惡有不戰者乎所以城郭溝池甲冑與干戈威揚弓矢戟矛及劍之屬未嘗不散見於簡策中是編依類繪圖庶幾如見先王武備之制云自識目錄

宣州太平縣杜炳雲巖氏學

男梓材校

武備總畧	城郭池	犬閭	田獵
射禽	獵較	甲	胄出註
干	戈	戚	揚
鈇鉞	弓	弩出註	矢
矢箛附	戟	持戟之士	矛附
戈附	劍	兵五兵	鼓戰鼓
春秋無義戰	虎賁三千人	去兵	
武備總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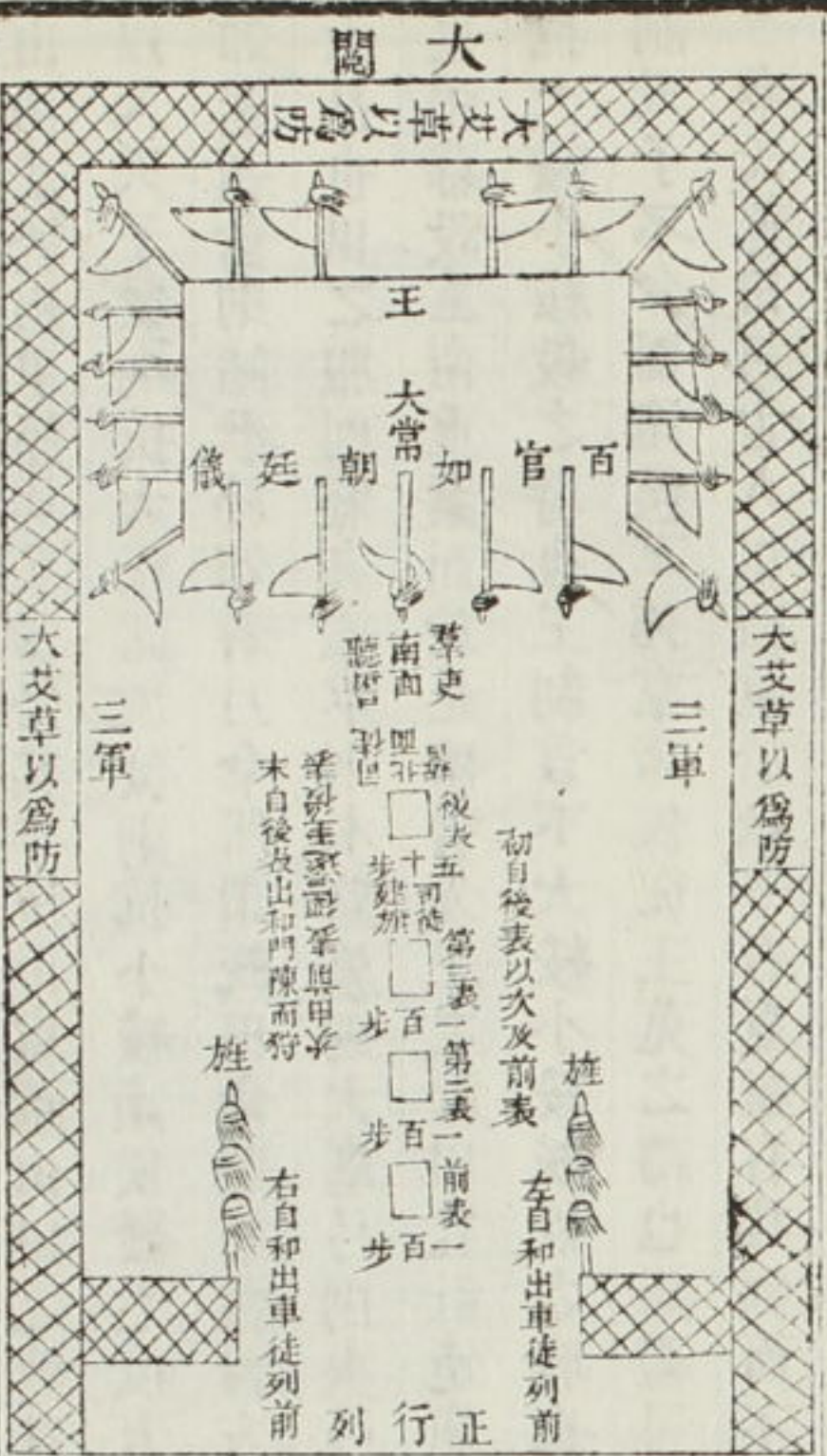
周禮司馬掌邦政者正也正之於平日而不必用兵也葉氏曰司馬首建邦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平之所以使正也正以畿國使固封域等以儀位使安分守作以功賢使免事功牧監以使之相維軍禁以使之相糾任之以職貢則無曠土用之以簡稽則無游民均守平則使尊卑不得以相踰比大事小則使小大不得以相陵如是則天下無有不正而無煩用兵矣即有時不得已而用兵而行軍有制好謀而成不致有紛紜失措之虞臧氏曰王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所以分而制之者有其等軍統以卿師帥以大夫卒長以上士司馬以中士所以統而屬之者有其人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夏教蒐遂以苗仲秋教治兵遂以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所以教而閱之者有其時諸侯之兵不足而後發六遂之兵不足而後發六鄉之民悉敵愾從王之士平時教練不厭為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而為伍兩卒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民悉敵愾從王之士平時教練不厭其多故人皆知兵家皆習戰及臨時調發不厭其少故甸積六十四井始出戎馬四匹甲士三人牛十二頭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八家而且三家正姜代更七家前後迭伍先王無人而不教之兵實不盡人而用之兵有事則驅之于行陣事已則歸之于田里父死子繼無招募之煩而數不缺自耕而食無廩餉之糜而粟自充甚矣周制之善也



城郭考 管子曰內之為城外之為郭釋名曰城成也一成而不可毀也古今注曰城盛也盛受國都也釋名曰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白虎通曰所以必立城郭者示有固守也字典曰黃帝始立城邑以居吳越春秋曰鯀曰帝遭天災厥黎不康乃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白虎通曰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公羊傳註曰天子之城千雉公侯百雉子男五十雉玉海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

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五十里之國一里之城蓋百里之國外城九里雉門是也中城七里庫門是也內城五里路門是也七十里之國外城七里中城五里內城三里五十里之國外城五里中城三里內城一里於百里之國言外城則伯子男外城可知於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言內城則公侯內城可知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此侯伯之國也按左傳疏曰天子之城方九里公當七里侯伯當五里子男當三里尚書大傳曰古者五十里之國三里之城然則孟子所稱蓋謂子男之城

池考 按城墜曰池班固西都賦註曰城有水曰池夏官掌固掌修城郭溝池之固註曰浚溝之土以為城鑿池之土以為郭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用其深以增高也大雅韓奕之篇曰實墉實壑傳曰言高其城深其壑也正義曰墉者城也故云高其城壑溝也李巡曰墉城池壑也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註亦云墉壑也文王有聲之篇曰築城伊瀉洫作洫傳曰成溝也正義引冬官匠人成間有洫訓之或作城溝者誤禮運曰今大道既隱城郭溝池以為固然黃帝云金城湯池神農之教曰石城十仞湯池百步自古已然



大閱考 周官義疏 御案大閱禮虞人萊所田之野大艾草以為防立四表南第一表北至第二表百步又北至第三表百步又北至第四表五十步合二百五十步第四表即後表也左右足以容車徒司馬建旗後表之中以致眾然後司徒北面負表誓眾羣吏陳前南面嚮表聽誓遂鼓行每表作止如法初鼓行由後表行及第三表皆鼓車馳徒走及第一表乃止又三鼓遂以狩田南表之南車三發徒三刺乃退此習戰法也遂以狩田南表之南為和門門左右有旌羣吏率車徒由和門出車徒有屯有司巡之有司表貉于陳前此在和門遂鼓行而進至田所當止之處而止。習戰從後表起則誓當在後表之北經云羣吏南面聽誓則師徒在後表之北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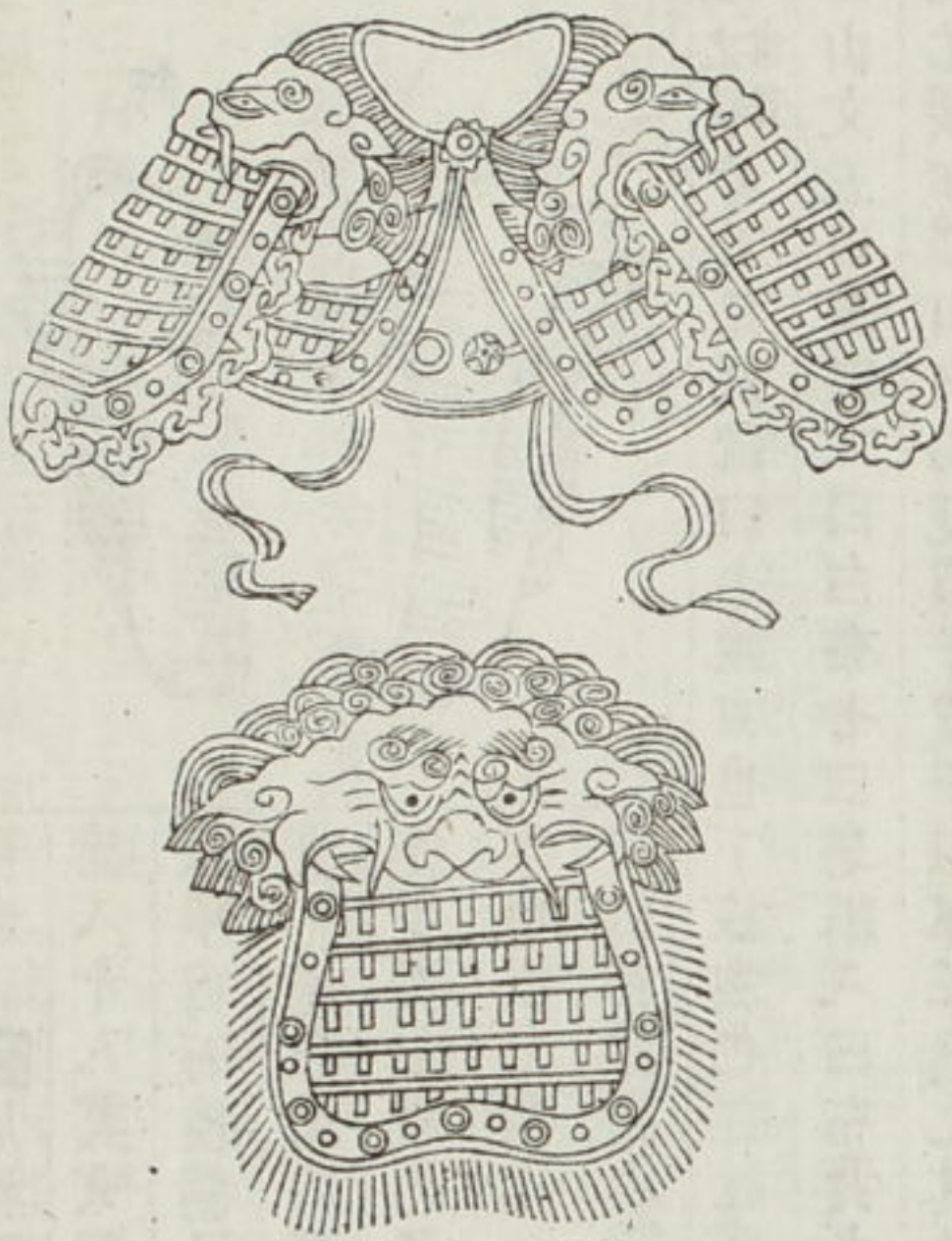
田獵考 禮書曰春秋傳曰惟君用鮮泉給而已是天子諸侯有四時田獵之禮大夫士不與焉故鄭豐卷將祭請田而子產止之周官四時之田春蒐以教振旅夏苗以教養舍秋獮以教治兵冬狩以教大閱鄉師於凡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兵器修其卒伍山虞萊山田之野澤虞萊澤野而大闢之禮其未田也教戰於此及田則驅禽以入天子發則抗大綏諸侯發則抗小綏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置虞於其中以致禽焉小宗伯帥有司而饁獸於郊遂頒禽則饁獸於郊者月令所謂既田命祠祭禽四方是也頒禽詩傳及穀梁所謂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是也田之服則冠弁服車則木路旗則大麾弓則夾弓庾弓矢則鏃矢殺矢其出也用牲於社宗而載之行其止也張幕設重帝重案而於是臨誓先王之於田宜社造廟祭馬祖繼之以饁於郊慎之至也詩傳言天子諸侯發則抗大綏小綏殺之時也王制言下大綏小綏既殺之時也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諸侯在國之禮也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諸侯從王蒐之禮也周禮司服凡田冠弁服月令季秋天子乃厲飾蓋周秦之禮異也○秦氏蕙田曰古人田獵重於秋冬春夏雖有其制而不備也考之經傳謂四時皆田者周禮左傳穀梁傳也謂夏不田者公羊傳何休註及春秋運斗樞也何休竟以夏無田獵穀梁為短固非是鄭康成則以緯書為孔子所作四時田者周制三時田者夏殷制孔子欲改周制不敢顯露陰書於緯而於春秋則仍用周制其說穿鑿而害道皆未細玩月令季春羅罝毋出孟夏毋大田獵及穀梁四用三焉之義觀王制獮祭魚云云亦專指秋冬又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即周禮所載亦惟治兵大閱特詳於振旅蒐舍古聖人順天時以取物因農隙以講武春生夏長之候必不肯多殺以擾民也然四時皆有農隙而武備不可以不時肄故斟酌於四時之中而有詳畧之別焉其義精矣

射禽考 禮書曰駁法曰逐禽左秦詩公曰左之則御者從左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詩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則亦驅右之禽以趨於左也傳曰自左腰而射之達於右膈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膈達於右脅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蓋中心而死速者上殺也以爲乾豆遠心而死緩者次殺也以待賓客中腸胃汙泡而死尤緩者下殺也以充君庖面傷不獻爲誅降也不成禽不獻爲

殀夭也擇取三十每禽擇三十乾豆賓客君庖各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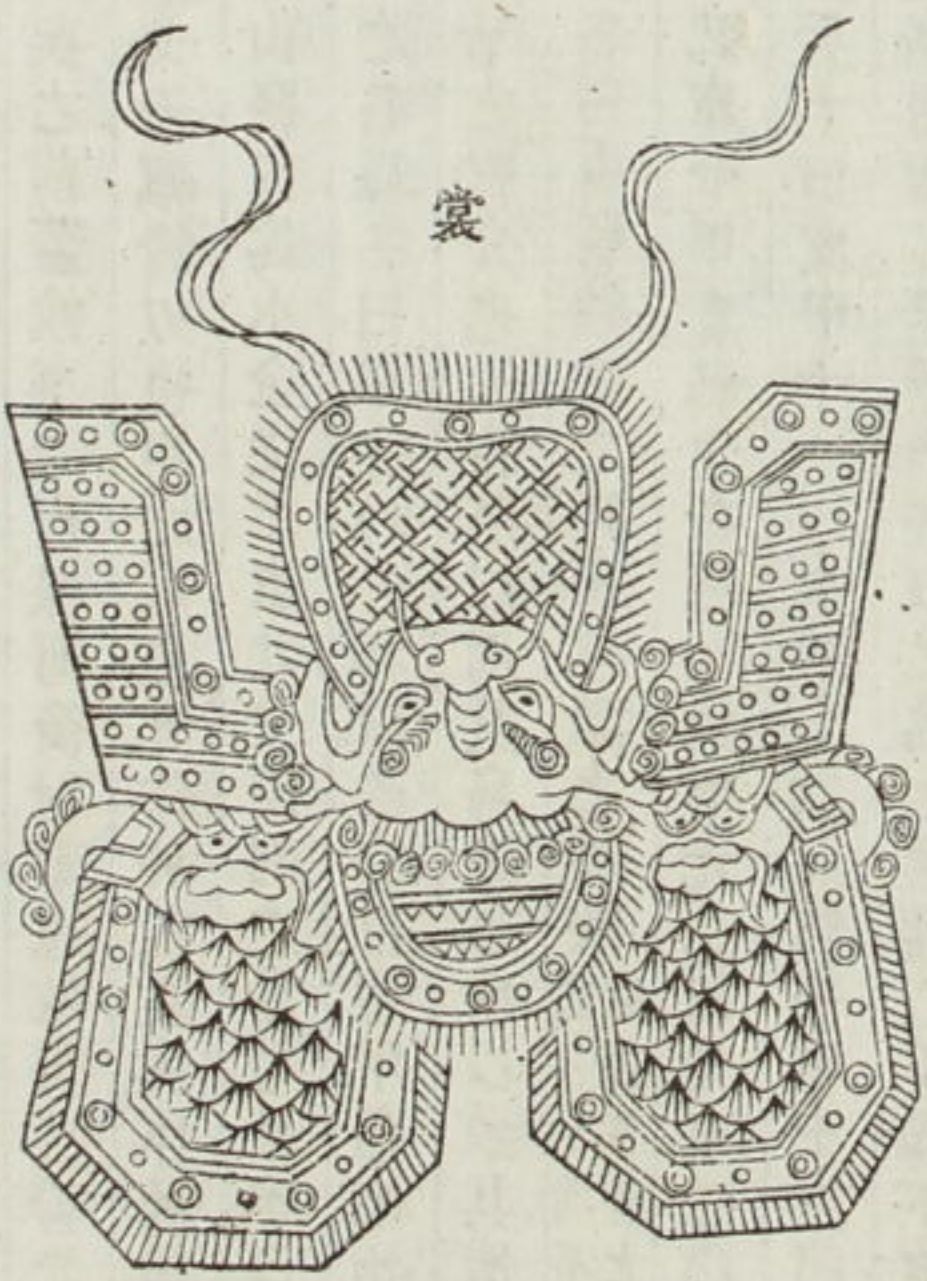
獵較考 陳氏鳳石曰獵較之說趙氏張氏不同王罕皆謂較奪禽獸以祭正與下正祭器相應自從趙義爲長周柄中曰周禮獲禽者取左耳及弊田植虞旗致禽而嘒焉言致禽於旗取下取耳以較所獲之多少則獲而較獲正禮之所有不得爲弊俗當推求獵較之故大抵出於魯之三豕非田獵之百姓相較奪也襄三十年傳鄭豐卷將祭請田子產弗許曰惟君用鮮泉給而已是因祭而獵惟諸侯得行之而大夫不與焉魯自三家僭竊禮擬於君祀豐於昵務以多品異物爲觀美於是有田獵較奪之事孔子不禁而先簿正祭器蓋陰以禮裁之也若謂魯人之習俗如是則孔子爲政能使市不飾價塗不拾遺而獨不能變此陋習乎且庶民有何祭器庶民之祭豈得用四方之食而煩孔子之簿正邪如此則無疑於趙氏較奪之說矣

甲 鉅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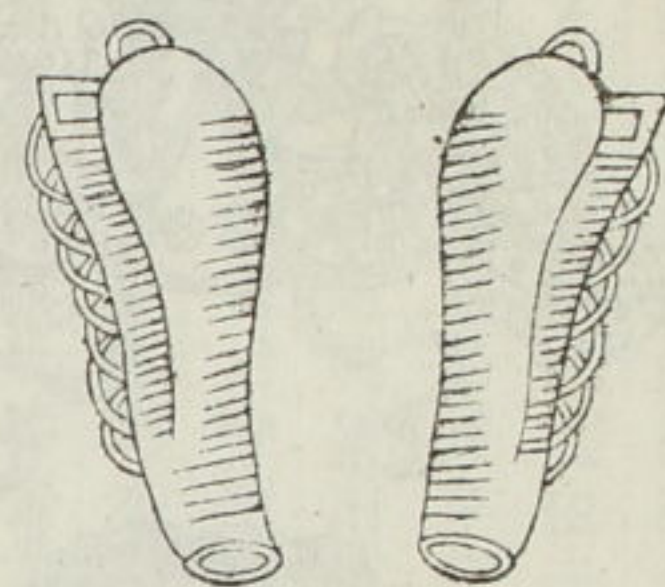
甲

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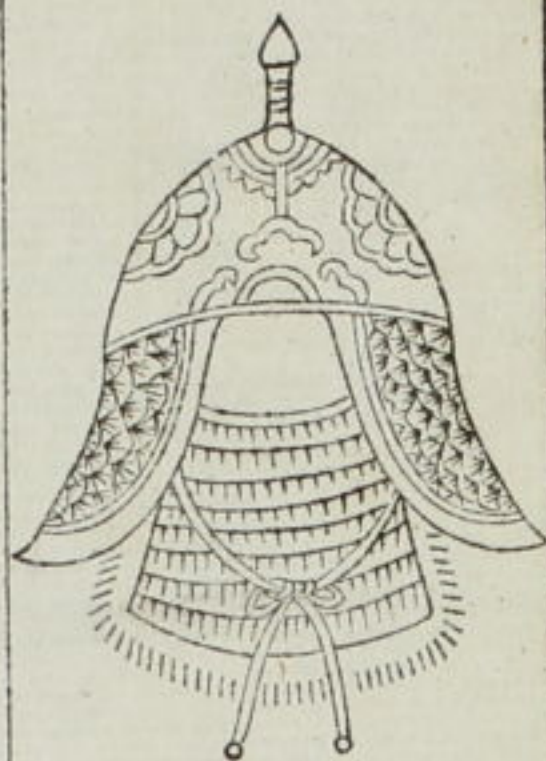
甲

釵



以草爲之後考工記賈疏曰上旅衣也下旅裳也經註集證曰武庫令甲之制十有三一曰明光二曰光腰三曰細鱗四曰山文五曰烏銳六曰白布七曰皂絹八曰布背九曰步兵十曰皮甲十一曰木甲十二曰鎖子甲十三曰馬甲明光光腰細鱗山文烏銳鎖子皮甲以犀革爲之其餘皆因所用物名焉甲自腰以上爲上旅腰以下爲下旅革堅者札長故其屬少其次札短故其屬多札其葉也左傳射中七札屬其續也會衆札爲旅其綴欲摯其續欲小其裏欲易其朕欲直飾之以組衣之以纓此甲之大畧也陳氏祥道曰古之甲有至五屬而魏之武卒則甲三屬甲以犀甲兕甲合甲而楚人加之以鮫革則後世之制尤堅矣春秋作邱甲非人所能爲杜預以爲使邱出甲失之矣井田之法四邱爲甸乃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哀公用田賦不過十二之法豈成公之時其法已重於十二乎公羊曰譏始邱甲也穀梁曰邱作甲非正也其說可取古者介冑有不可犯之色介者不拜蓋介者所以服人拜者所以服於人服人者無所服於人故不拜焉不拜而周禮謂之肅拜是亦不拜之拜也兵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兵車不式危事不齒介者不拜不以國容入軍也鄢陵之戰卻至不拜楚使嶠之役蹇叔之子不拜其父細柳之屯周亞夫不拜其君可謂知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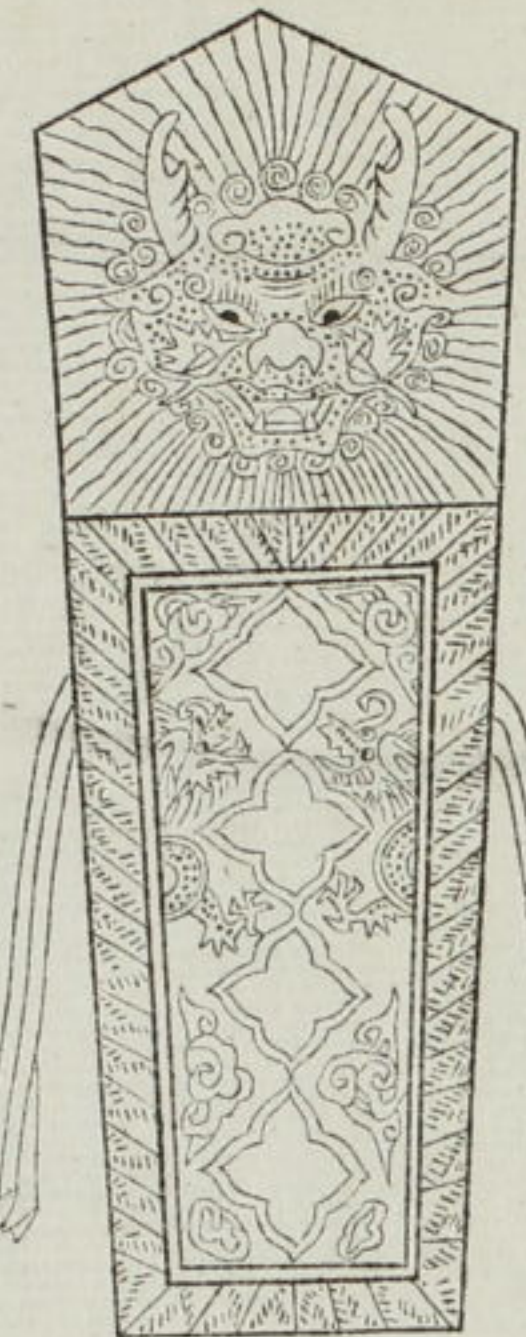
冑



冑考 出註 按孔氏穎達曰說文冑兕蓋也經言甲冑秦始有鎧兕蓋之名蓋古用革後以鐵代之陳氏禮書曰兕以兕之猶史所謂兕笭也蓋以蒙之猶荀子所謂冠有蓋者也甲曰鎧冑亦曰鎧說文曰首鎧曰冑是也冑曰兕蓋亦曰鎧蓋長楊賦曰蜺蓋生蟻蠹是也魯人之冑綴以朱綬飾以貝文則古者冑制蓋亦類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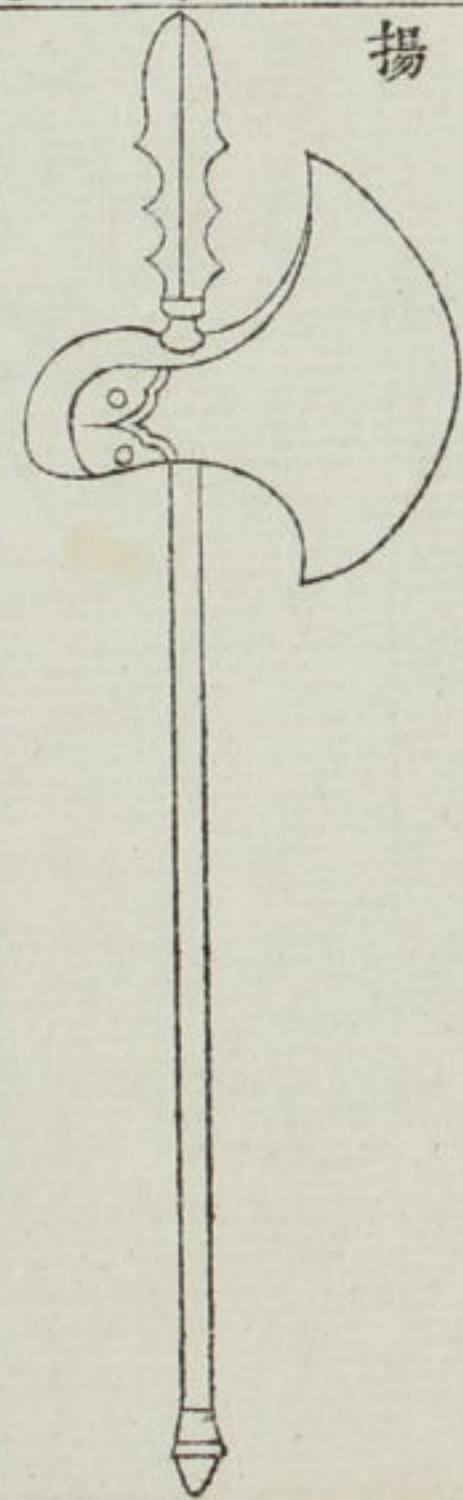
朱質繪以龍龍之外繪以雜羽繫以繡

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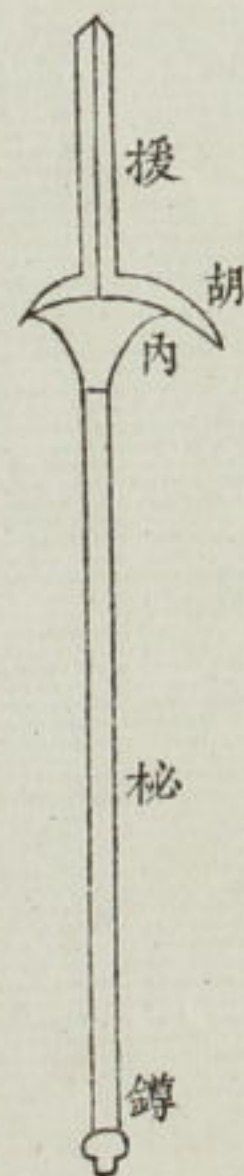


舊圖威之形制短柄上無櫓又與今匠斧相似今遵義疏禮器圖繪之

揚



戈



戚



千戈戚揚考

周官義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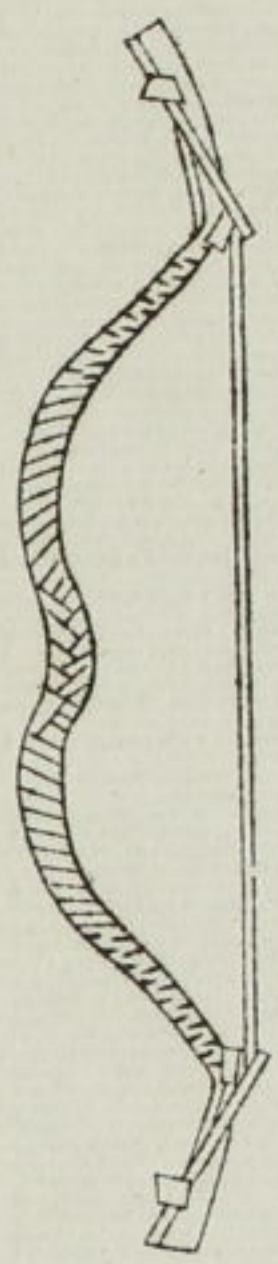
御案陳氏祥道曰古

之舞者或以千配戚或以千配戈盾以韋爲之其背曰

其左傳中其瓦設錫朱干朱質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繫之以繡陳氏陽曰廣雅鉞戚斧也六韜曰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毛氏葢謂斧隋蓋斯方蓋戚斧也揚鉞也書一人執劉孔氏穎達曰劉鑣斧也蓋名異耳考工車人柯長三尺博三寸厚寸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則首六寸矣黃鉞飾以金玉戚飾以玉又考工冶氏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注云勾子戟也盧人疏戈戟有胡向下皆爲句兵據治氏則胡其子也長六尺援長七尺半

胡下柄接秘處曰內長四寸柄以木或竹長六尺六寸曰秘又曰盧陳氏祥道曰胡曲而下垂者也援直而上達者也秘所以受胡者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頭皆胡也

鈇鉞考 集註曰鈇鉞斫刀也說文曰莖斬芻也小雅曰摧之秣之箋云摧今莖字也急就篇曰莖細斫莖也漢書尹翁歸傳曰豪強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說文曰斫擊也後漢書呂布傳曰拔戟斫機枚乘七發曰使琴擊斫斬以為琴。鈇詳上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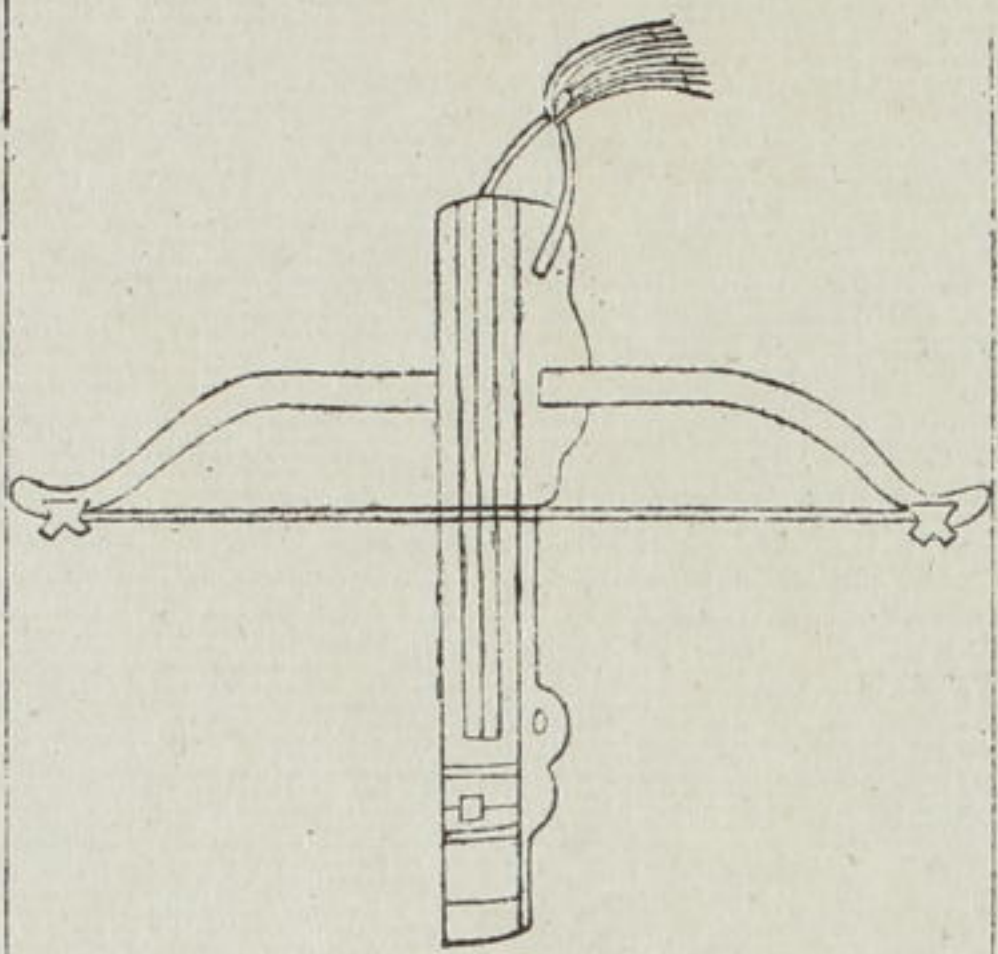


弓考 說文曰弓以近窮遠象形也釋名曰弓弩也張之穹穹然也山海經曰少皞生般是始為弓荀子解蔽篇曰倕作弓史記曰揮作弓易曰弦木為弧刻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睪書曰和之弓考工記曰弓人

取幹之道七柝為上櫪次之檠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禹貢曰荊州貢柝幹註云柝木為弓幹也古者弓之材以木若竹弓以木為上以竹為下陳氏禮書曰弓之長短視人之形體弓之強弱因人之志氣故人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別則弓有六尺六寸六尺三寸六尺二寸之制往體寡來體多者王弓弧弓也往體多來體寡者夾弓庾弓也往體來體若一唐弓大弓也材強則往體寡材弱則往體多強弱中則體若一材強故利射草與質往體寡故合九而後成規材弱故利射侯與弋往體多故合五而成規強弱中故利射深體若一故合七而成規王弓王之弓唐大諸侯之弓夾庾大夫之弓王弓則雕之詩曰敦弓既堅荀卿何休曰天子雕弓是也唐大則形之荀卿何休曰諸侯形弓是也司弓矢以唐大授使者勞者詩以彤弓錫有功諸侯平王以彤弓錫晉文侯襄王以彤弓錫晉文公則唐大形之可知儀禮大射鄉射大夫士用夾庾荀卿曰大夫黑弓則夾庾黑之可知然士合三而成規則六弓之外弊弓司弓矢勾者也儀禮士亦用夾庾者蓋士之鄉射有大夫存焉非鄉射則弊弓而已先儒謂士不用合三成規之弓周禮託士而言其說無據明堂位穀梁曰大弓天子之戎器公羊曰弓繡質繡其附也蓋魯之大弓亦形天子之弓亦繡質不然不可謂天子之戎器也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弓以強弱辨其等所以明分然王之田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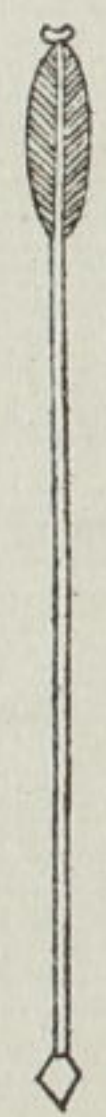
未嘗不以夾庾學射未嘗不以唐大所謂合九合七合五合三者其大致然也。弓以木為身以角為面筋所以為深絲所以為固張則筋外而角內弛則角外而筋內附把中也箭端也限其曲也菱其接也詩曰象弭魚服爾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左傳曰左執鞭弭蓋無緣之弓以骨飾其弭而已曲禮曰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附簫之飾不特以骨而已爾雅曰以金者謂之鈇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爾雅曰蜃小者珧郭璞註云珧小蚌也

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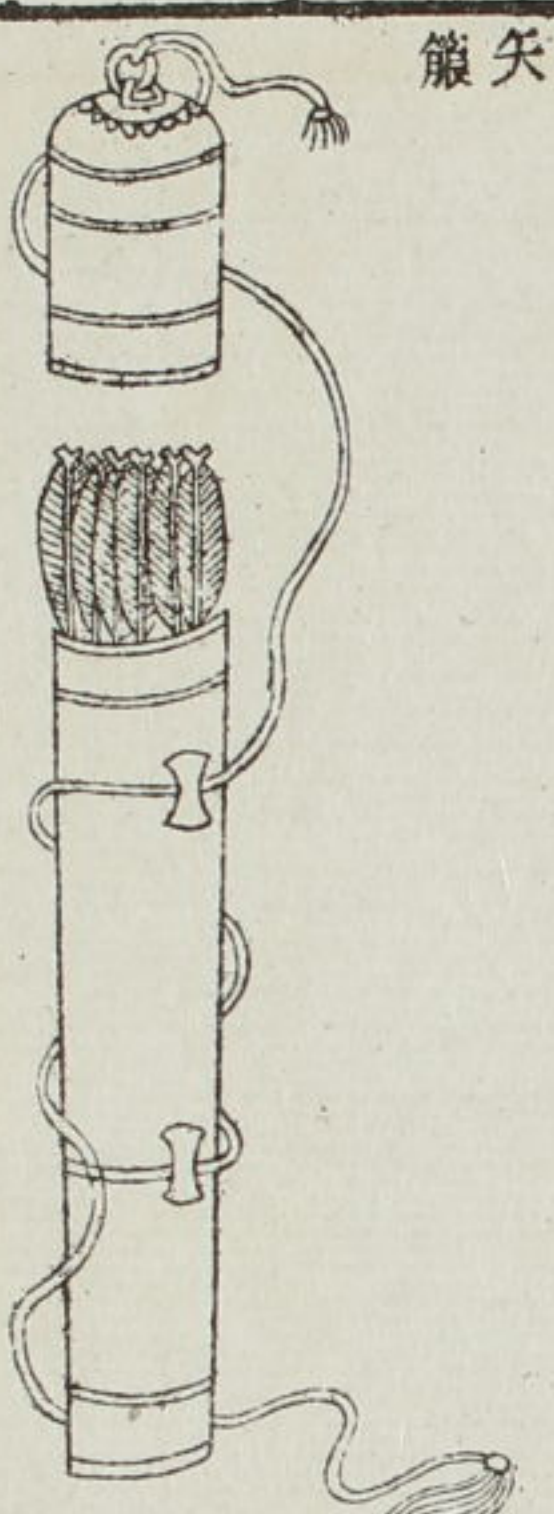


弩考 出註 陳氏祥道曰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無王弓者恒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也書曰若虞機張機弩牙也矢人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弓矢比在豪兩旁弩矢比在上下則以括也。弩一而矢五十絜矢殺矢第矢庫矢弩所用也

矢



箭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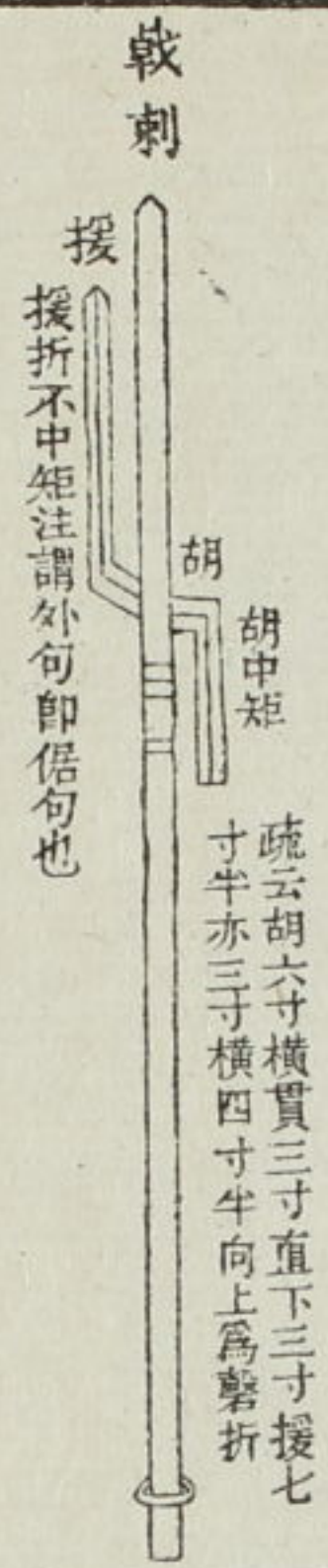


矢考 說文曰矢弓弩矢也从入象鏑括羽之形古者夷牟初作矢宋衷曰黃帝臣也山海經曰少皞生般始為矢荀子解蔽篇曰浮游作矢釋名曰矢指也言其有所指向迅疾也爾雅釋詁曰矢弛也疏云以弓釋弦曰弛揚子方言曰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易繫辭曰刻木為矢書顧命曰垂之竹矢史記孔子世家曰肅慎貢楛矢石磐長尺有

咫又嚆矢響箭也一作嚆莊子在宥篇曰焉知會史之不為桀紂嚆矢也黃庭堅曰安能為人作嚆矢註云射者必先以嚆矢定其遠近也禹貢曰荊州貢篚簞楛蔡傳云篚簞竹名楛木名皆可為矢考工記曰胡之箭註云胡之國多竹可為箭家語曰南山之竹不揉自直羽而鏃之左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是則竹也楛也蒲也皆可為矢材謂之幹陳氏禮書曰藁人弓六物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箭亦如之枉矢則飛如變星者也殺矢則中而必斃者也矰矢則弋高者也恒矢則常服者也枉矢絜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則其達遠故利火射用諸城守車戰殺矢鏃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則其達遠故用諸近射田獵矰矢弋矢七分四在前三在後則其行高故用於弋射恒矢庫矢八分四在前四在後則其行平故用諸散射枉矢絜矢兵矢也亦可施於田故鄭氏以矢人之兵矢田氏以矢人之弗矢為殺矢以殺矢為弗矢也詩曰四鏃如矢為枉矢絜矢是也鏃矢與弗矢異殺矢與鏃矢同故鄭樹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鏃骨鏃不翦羽謂之志則金鏃不特鏃矢有之弗矢以上皆然故鏃謂之鏃也君子志於中而不志於殺故禮射習射之矢皆謂之志也射必翦羽向疾也志不翦羽向舒也向疾則以金鏃而必其入向舒則以骨鏃而防其傷

矢箠附詩云象弭魚服服與箠通陸機謂以魚獸為之陳氏祥道謂魚皮之堅者皆可為之不必魚獸司弓矢

仲秋獻矢箠其矢箠皆從其弓田弋充箠箠矢共矰矢註云矢箠成於陰堅之時故仲秋獻之陳氏謂皮以秋堅也矢箠從弓者註云每弓一箠百矢也箠以竹為之箠以皮為之皆盛矢之器充者滿其中以備用也矰矢之有繳者以其繳易索不可在箠箠故別言之



戰考附集韻曰戟有枝兵也增韻曰雙枝為戟單枝為戈釋名曰戟格也旁有枝格也考工記曰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註云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又曰倍句中矩與刺重

戟有三鋒刺則鋒之直前者也胡則正方中矩而下垂者也援則磬折而上達者也賈公彥曰必三鋒胡向下者三鋒皆向上者無用也觀春秋傳言衛公戰其肘史言戟手屬之則援向上可知也晉人以戟鉤樂樂而殺之宋狂狡倒戟以出鄭人於井則胡之下垂可知也戟又與棘通春秋傳曰子都拔棘明堂位曰越棘註並云戟同天官掌舍曰棘門註云以戟為門也戟又有異名楚武王荆尸授師子而先儒謂之戟書一人執幾一人執瞿而先儒以為戟屬也

持戟之士考附持戟之士集註曰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此的解必不可易而好事者謂士衛侍之士非

戰士伍為班次非行列去為罷遣非殺之誤矣郝京山曰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閻潛印引史記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聶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以證此持戟之士為大夫守衛者不知衛侍之時非國家安危所關少失班次不待三而罷之為政而專察細務日亦不足矣今考夏官曰五人為伍伍皆有長春秋傳曰城下之人伍列登城又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又曰林不狃之伍此集註伍行列之證也失伍即易師卦所謂失律春秋傳桓十三年所謂亂次成十六年所謂離局喪列是也以去之為殺之者按曲禮曰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書甘誓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云不用命戮于社春秋傳襄三年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此失伍必殺之證也持戟而曰士軍法以下士一人為伍長持戟之士即伍長



矛考附說文曰曾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象形徐

曰矛如鉞而三廉也考工記廬人曾矛常有四尺夷矛三等凡為曾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註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刺圍指其上銳者言之陳氏祥道曰自考工言之則為刺兵自說文言之則為鉤兵蓋矛之為器上銳而旁鉤上銳象物生之芒旁鉤象物生之勾曾言其就夷言其易短者其體就長者其體易此矛之辨也詩曰二矛重喬又曰二矛重弓朱英緣滕則矛之飾以朱而矜室之

間飾以羽毛矣鄭氏曰矛戟柄竹橫秘則矛之柄亦以竹矣然爾雅曰公矛三隅書曰二人執惠一人執銳孔安國曰惠三隅矛銳矛屬風俗通曰矛長八尺謂之稍則矛之制不一矣揚子方言曰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鉞或謂之鉞或謂之鉞則矛之名不一矣

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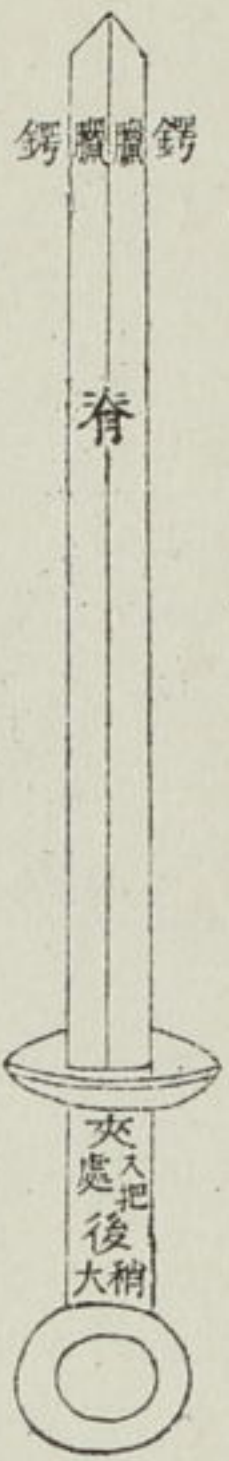
父考

附 父古文作說文曰以校殊人也釋名曰

父殊也長一丈二尺無刃有所撞挫於軍上使殊離也

正義曰老工記父長等有四尺八尺曰等是丈二也治氏為戈戟之屬不言父刃是無刃也說父序曰七日父書徐鍇曰父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故八體有父書考工記廬人曰擊兵舉圍欲細則校凡為父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註云擊兵父屬舉謂手之所操校疾也被把中圍之謂圍之蓋為圓必先為八觚近手處當盡去其觚也晉同晉謂在下之銅鑄晉在下則如被之圍而參分去一首在上則如晉之圍而五分去一也陳氏祥道曰舉則取而提之者也被則操而用之者也晉則矜于指者也首則上而鑄者也以父之長五分之一為之被而圍之則所操者圍也參分其圍去一為晉圍則趨鑄者又殺也晉圍五分去一為首圍則趨鑄者愈殺也圍其所操則非所操者有稜矣鄭氏謂矜八稜是也細而能擊則非竹不可許氏慎謂積竹為之是也

劍



劍考

按說文曰劍人所帶兵也釋名曰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管子地數篇曰昔葛盧之山發而出金

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考工記曰桃人為劍臘廣二

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身劍身長五其莖長重九均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均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均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註云臘謂兩刃從謂自脊中兩分也莖謂劍入夾中者臘廣二寸半以此為圍則八分有奇長倍之則五寸也中其莖謂納莖於夾中設其後謂設飾於夾後首廣謂劍把接刃之處三分臘廣去一以為圍為一寸三分有

奇蓋指兩廂之出臘者言之所謂劍鐔也陳氏祥道曰劍柄之名六後來鼻莖鐔首也劍刃之名三臘有鐔也所握者為夾在夾中者莖其旁鼻曰鐔夾下大者為後圍其上以接刃者為首兩刃為臘其中高者為脊其末殺者為鐔亦謂之鋒鼻亦謂之鐔字林又謂之珥博雅珥又謂之鐔鐔劍匣也夫禱劍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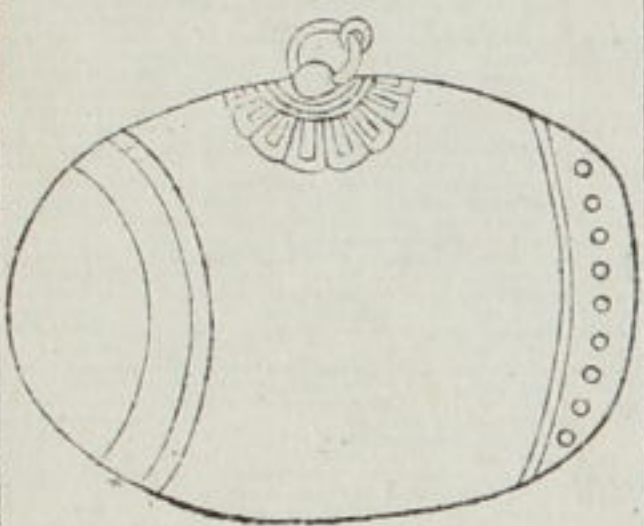
兵考

五兵 禮書曰兵之原發於人之爭心而五兵之制象自然之物類要之各適其用而已先儒以矛屬春戰屬

夏戈屬秋鍛屬冬有以弓助夏鉞助秋盾助冬有以兵助秋甲蓋助冬不可考也周官司兵軍事會同建車之五兵則兵有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車之五兵戈戈戟戟會矛夷矛也步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也然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故兵車射者處左御者處中戎右處右則車上固有弓矢矣廬人攻圍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則攻國不以夷矛守國不以戈會矛也司馬法弓矢圍攻守戈戟助者蓋以戈對矛則戈可以攻矛可以守弓矢對戈矛則戈矛可以守弓矢可以攻也若夫戈戟則為之助而已五兵之用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則人持其一矣盾則夫人而有之書曰比爾干干欲其比則夫人有之可知也然五兵之便於用者戈而已其秘短而易持其胡援廣而易入可以搆可以斬可以擊可以鉤觀富父終錫以戈搆僑如之喉狼臠以戈斬秦因子南以戈擊子哲長魚矯以戈殺駒伯則戈之用可知矣詩曰荷戈與祿書曰稱爾戈周官有司兵又有司戈盾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頌之祭祀投旅賁及故士戈盾軍旅會同投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而威武戢伐戰戮皆從戈則戈奚適而不用哉

鼓

此戰鼓也
音樂之鼓
詳樂器部



鼓考 周禮地官曰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和軍

旅以鼓鼓鼓軍事以金鐃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鐃止鼓

以金鐃通鼓凡軍旅夜鼓鼙 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

之夏官曰大司馬辨鼓鐃鐃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鼙

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

鐃公司馬執鐃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禮記樂記

日鼓聲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聲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左傳哀十一年齊陳書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也杜預注曰鼓以進軍金以退軍東陽許氏曰集註兵以鼓進以金退亦大約言之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鐃鈇之用大抵鐃進鐃退鐃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以金聲為退

春秋無義戰考 周氏息園曰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按召陵未嘗言戰而朱子以召陵之類言之則知所謂戰者通一經之用兵而言非專指戰也考之經例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十三例者通經紀兵之大畧也而又有書救書次之例所謂彼善於此者大抵於書救書次中見之例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子突救衛樂書救鄭齊桓救邢救許是也又曰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隱是也若十三例中惟伐之一例間有足取如齊桓伐徐則為魯捍患也伐衛則為周討罪也晉襄伐衛則服叛以義也晉成伐陳則招攜以禮也晉悼之牛首北林東門諸役則不戰而屈人者也蓋雖敵國相征而權其情事又當別論故聖人猶有取焉至於入滅圍敗之屬固聖人所深惡即第以戰論而經文二十三戰中亦絕無可取求其彼善於此者尙可得哉

虎賁三千考 周氏秉中曰書序云虎賁三百人以有革車三百兩每兩以虎賁一人配車而戰止合有三百人若是則孟子何以云三千人也蓋車是車人是人不相牽合則三百亦可三千亦可且即以人配車又自有說呂氏春秋云武王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眾韓非子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與紂戰據司馬法一車甲士十八三百乘當三千人其數適合虎賁安知不指甲士言或謂據周禮虎賁非甲士愚謂據周禮虎賁不離王之後又豈以一人配一車而戰者耶

去兵考 四書據餘說曰顧寧人謂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兵五兵註引司馬法曰弓矢圍父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為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之書而

五經無此語也而何義門讀書記曰觀周官小司徒及司馬法則所謂兵者即其民也召募始於文之說初無所據即三代而後兵制亦自唐之府兵既壞始專事召募當孔子之時舍井田邱甸之民豈別有可去之兵哉余謂以孔子言政必遵周制而謂無民外之兵是也以孔子之特別無可去之兵而謂去非實事則不然按周官鄉遂公邑賦徒役稍縣鄙都徵車乘雖有車徒之分然其所賦人不過收以作公家之用即喪祭蒐狩外或佐戎行且以助輜仗輦輦諸役此即是兵並未有一兵在此民外者至春秋諸國漸設行徒如魯僖伐楚即有烝徒增增列於車外而齊以內政徵兵晉則毀車為行兵吳且與甲士以為徹行之兵故左傳有崇車崇卒之文崇車者車兵崇卒者徒兵也晉悼有中軍什吏率其卒乘之文卒乘者徒兵與車兵也嗣此車兵之外別有徒兵而車徒兩兵則又出之邱甸賦車鄉遂賦人之外而自為聚散民是民兵是兵兵與民分則可去此春秋之變法實皆孔子之時之兵之可去者也若以言乎周政則實別無可去之兵兵即民也其所為足者如司徒諸職凡族師遂人各校天家之眾寡可任役者而邱甸諸長則又簡井邑之車乘牛馬可供賦者及有事而司徒征徒庶以旗致萬民小司徒即會萬民之卒伍以赴軍旅鄉師以下各帥其夫役簡其兵器治其馬牛車輦以受法於司馬此兵政也此無時不足者也至不得已而去民不可去也所謂族師起徒遂人校役邱甸治車輦牛馬凡會司徒而致司馬者皆一概屏去蓋食不足以養眾則不若因民以守所稱相保相比者之足以自固故曰去兵此去兵之政未嘗於兵有去留也兵不可去也亦非使不足便是去也兵無不足時也此聖賢直窮到極處之老大經濟義門以為非實事恐聖人無兒戲之譚也毛西河曰考古制軍法天子六軍其所征之數祇不過七萬五千人而王畿千里實有五百十萬餘家以一家三口約計之其為民而不為兵者約數百倍於為兵之數則民果能信是以一千五百數十萬之民而去此七萬五千之兵何不可也真確論哉王厚齋謂漢世祖罷郡國都尉晉武帝去州郡武備其害皆見於後唐穆宗之銷兵不崇朝而變生焉故曰誰能去兵則後世之事矣

